



和

和<sup>16</sup>  
340  
2



南宋文錄錄卷五目

奏疏

論議和疏

請誅王倫秦檜孫近疏

論三衙軍制劄子

陳六事封事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

上孝宗疏

地震應詔封事

上孝宗疏

輪對劄子

論史浩劄子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請光宗省重華宮疏

胡銓

胡銓

洪邁

朱子

朱子

楊萬里

楊萬里

王十朋

王十朋

王十朋

陸游

陳傅良

所錄文  
有物拜



利  
293  
2

四

南宋文錄錄卷五

陳傅良

論人心可畏疏  
輪對直前奏事劄子

陳傅良

論聽言疏

薛叔似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疏

李道傳

南宋文錄錄卷五

吳江董兆熊元輯

奏疏

論議和疏

胡銓

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為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  
彰彰然矣肉倉鄙夫萬口一譚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  
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傳會偷懦則不知立國  
苟安則不戒醜毒傳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于此矣今日  
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臣請為陛下  
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  
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亾若  
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  
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  
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  
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

南宋文錄錄卷五

泗且挾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  
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淞決不可安此可弔  
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  
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  
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  
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  
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  
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  
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  
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  
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  
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  
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  
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

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  
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  
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于奔命帑廩涸于將迎瘠中國  
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過望欲書御  
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  
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  
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  
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  
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可弔者八也臣  
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  
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與櫬與櫬不已必至如晉帝  
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可弔者九也事至于此求爲匹夫尙可得  
乎此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乾綱獨斷追回使  
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

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  
專意甚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  
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  
八也無銜璧與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  
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  
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  
放竄死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請誅王倫秦檜孫近疏

胡銓

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帝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  
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  
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劉豫  
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  
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  
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

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  
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  
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  
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  
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  
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  
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  
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  
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舍垢  
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命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  
謂陛下何如主澆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此姦邪濟之梓宮決不  
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  
不可復伸國勢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  
下閭閻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

將盡銳士卒思奮祇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人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宮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譚皆欲會倫之內諂議洵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

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會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橐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論三衙軍制劄子

洪邁

臣仰惟陛下天資神聖留意治軍將士感恩用命非復前比然臣區區管見獨以謂猶有可議者軍制不立各位不正是也請以祖宗之制大略論之三衙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

殿前都虞侯馬軍都虞侯步軍都虞侯曰捧日天芒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卽以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副都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都指揮使天芒右廂第二軍都指揮使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轄都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初二百年之間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南渡以後觸事艸創于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而都虞侯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天子宿衛虎士而與在位諸軍同其名號以統制統領為之長又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之名攷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爪牙之士豈無數十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衛之名改諸軍為諸廂改統制以下為都虞侯指揮使宿衛之職豫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于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如蒙聖慈或以為

然乞下樞密討論故實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陛下布昭聖慈之意茲事體大願陛下深念之取進止

陳六事封事

朱子

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豪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憂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陛下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于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稱職者尠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鬪穴庸妄之輩參于其間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至于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以

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若用剛明公正之人則恐其有妨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後加之以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于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于其間是以紀綱不整于上風俗頹敝于下大率習為軟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為道學而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于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曷嘗聞其能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

督促日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薪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係稱材者陛下以為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之心一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

宋子

臣誤蒙聖恩竢罪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為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民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常久之慮一



且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蒂愁  
 歎無聊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奏聞  
 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  
 究實復以申郡取旨施行百姓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  
 飢渴而戶部乃以去歲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  
 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為計然竊伏惟念陛下寬仁勤  
 儉臣不敢廣引前事且如近者汀州所貢白金歲數千兩而一旦  
 沛然出令舉以勾之了無難色此豈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  
 哉慘怛之憂發于誠心而不可已也而往者議臣不足以窺測天  
 地含容施生之大德輒為對補之說以逆阻遠近祈恩望幸之心  
 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誠有餘財自當  
 措置兌那以紓民力豈敢復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為公私匱  
 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  
 則遠縣窮民永無蘇息之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剗肉補

創以欺天罔人不惟無益而或反以為害不惟仰失陛下愛民之  
 本心而臣之愚亦有所不忍為也是以敢冒萬死復以奏聞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依汀州例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捐除  
 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百九十餘貫比之  
 汀州之數未為甚費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  
 天瀝懇惶恐竣命之至

上孝宗疏

楊萬里

臣聞聖人之伸于天下也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藏于神故  
 其威不測神行于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  
 力為至孤立而不失其立則治而興否則亂而亾其勢為至危然  
 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憚焉附焉則不離  
 憚焉則不抗不離故孤者彊不抗故危者安孤轉為彊而危反為  
 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  
 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脫而

去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孰為神孰為威聞之曰襄無當于  
裏而裏非襄則不存右無當于左而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而  
合殊而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于淵山非虎也  
而虎之威在于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柙則龍虎之神與  
威不在龍虎而在童子之尺筆矣故龍不可離于淵虎不可離于  
山而人主不可離于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  
與威不在于下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于上觀柄之所在于治  
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  
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  
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  
己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  
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禱之以非取  
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嘗而不動  
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

為是為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  
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  
一發焉則判然出于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于其所欺之中夫  
安得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用一人之  
明以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爲一人之明者天下之公明也  
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百發而天  
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為公不  
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眾問而獨  
決顯詢而不陰求則奸不昭矣眾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  
不行矣于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  
下不以爲察故曰明用以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  
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恃而善疑此偏  
之所從生也明則不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于己為矜  
而以明出于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

以明出于人爲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人也以公卿大臣爲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爲非不爲也爲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于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于前而移于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于公則親暱小人得以窺之于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于左右也非謀之于諸大夫也非謀之于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幸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爲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奸也以爲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奸其終必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奸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于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于唐

少師亂隨子翬弒隱祿產危漢朱异亾蕭奈之何漢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卽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卽叔文也非不知也明于人而暗于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于今蓋當石顯王鳳裴延齡王叔文用事之日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矣奸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幸蓋有介其援而至宰相侍從固結而不解者矣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天子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亾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讀之至此以爲是邪非邪益于燕間之餘思漢唐羣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察之又重察之遠邪枉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于侍從經筵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

詰之欺焉則以臯之不一從不眾違則堯舜之聖一也而至於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疎千萬人而獨信一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

地震應詔封事

楊萬里

臣聞言有事于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為奸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于東湖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于河南北發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邪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于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故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

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蹶今日棄淮而係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係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密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密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于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存乎大者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何策以疆場以干羽解圍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以疆場以干羽解圍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

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不敢以為必然也。至于春正月日。皆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于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問諮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于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湖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殫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亾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為資。邪。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

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會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于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會。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琦可用。則蚤死張。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有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邪。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

劉惔知其必取蓋玄于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于捕博不必得  
 則不為二子于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  
 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  
 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  
 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  
 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道諫勿以女謁近習之  
 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為無他  
 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  
 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  
 以文差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厯之弊勿  
 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疑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荊襄使東  
 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襄陽唇齒之相依勿以  
 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掘險君臣之所咨  
 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于

天變下不墮于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  
 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  
 猶未害也至于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  
 類此傳曰水木有本源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源者

王十朋

臣聞國猶身也疆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  
 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  
 以智辨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以濟劉項之爭雄也項  
 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  
 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  
 戰屢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彊者氣也蜀先主英  
 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間周瑜之  
 言拔刀所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  
 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艸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

上謀議之臣和戰守之議闕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邪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爭雌雄于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于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于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係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己買和蹈前日之覆轍邪大抵天下之勢彊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彊弱不均而和則彊者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直和是也虜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也

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英莖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為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為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也不然宜因天設險以為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為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自貶損于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後舉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事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輪對劄子

王十朋

臣一介微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憂君憂國出于天性安懷殘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匈匈咸謂虜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

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  
 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為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  
 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  
 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怠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  
 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  
 以自備者如何爾我先有備敵雖疆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  
 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  
 禦之邪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望  
 蓋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能識韓信于未知名之日孟  
 軻復出亦必取士于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  
 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歷  
 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  
 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  
 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

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邪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  
 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內若  
 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荃可為將相者  
 有長于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閒置散無地自  
 效或老于藩郡以泯沒其才內為讒邪之所媚忌外為夷狄之所  
 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  
 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  
 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自當一面為國長  
 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為宰相呂  
 夷簡所惡席逐于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  
 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  
 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  
 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  
 者或守遠藩或倉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竝宜起廢置諸朝列



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于荆襄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屏用賈誼眾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國有人焉難當自洎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于此

論史浩劄子

王十朋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于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誣上有。一于此罪不容誅眾惡備焉其何可救臣謹案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資險奸昔為士人以權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賊狼藉惡聲播聞能以詔倭取容致身朝列夤緣遭際事陛下于潛藩龍飛在天躡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殊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往歲太上皇帝間欽宗之計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恥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為有為也浩為

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于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故態為固寵之身謀此懷奸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憤逆亮之渝盟悟和戎之失策以疆場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璘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時相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以牽制敵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懼璘進取陰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鹵與西夏協力攻璘遙從中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氣中原離心誤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棄民是乃棄信皆由浩欲售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歷既淺德望素輕驟居要途天下竊笑故取國家名器為一己私恩躁進之徒翕然合為一黨至有嫡子嫡孫之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有號正法眼藏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王叔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叔文逢吉之為此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即

盜大權官爵科第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己出爲右揆益肆其  
奸方欲排擊所憎驅除異己會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陛下察其  
奸邪知其朋黨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之禍可旣邪此盜  
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  
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佞己者則以兔解啖之春  
闈省試知舉三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席已遂令黨人林  
安宅追捕雕匠勒令毀版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刊行安宅  
儉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刊  
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朝廷不諱邪此忌言之大  
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下因付以江  
淮重任擢爲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冰炭  
不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  
沮浚進取之計及其旣還遂酬以郎官又因詔百官言事遂令王  
志等密加詆毀指爲許靖房瑄有識爲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

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有  
辭免參政劄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僭加數語以報  
行浩之欺君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爲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  
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折其奸浩挾欽若之奸以罔  
眾朝廷無知節之直者以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卽位之  
初以太學生經太上皇教養之久竝與免解浩乃收爲己恩志在  
籠絡已而聞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于稠人中言太學  
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校浩曰某固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  
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院會太學補試士子填擁鄧王回車避之  
聞者欽歎浩乃作威以逞爲士子所嘲旣而語人曰上怒補考喧  
譁欲令不考某以誤其遠來救之浩善則稱己過則歸君皆此類  
也此訕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位遇堯舜主而  
懷共鯨之凶今陛下當任賢使能圖回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  
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邪臣願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

下之心以為羣臣之戒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陸游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到本路筠州百姓陳彥通因訴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錄陳諒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合冒役事其本州于淳熙六年十月內以為陳彥通所論冒役不實遂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冒役科反坐刑名仍引在法諸州縣公人曾因犯罪勒停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告諸州縣收敘公人于令格有違者徒二年公人依法不該收敘而隱落過犯或改易姓名別行投募者準此將百姓陳彥通決脊杖十三臣竊詳反坐之法本謂如告人放火而實不曾放火告人殺人而實不曾殺人誣陷善良情理重害故反其所坐然有司亦不敢即行多具情法奏取聖裁今愚民無知方其為奸胥猾吏之所屈抑中懷冤憤訴之于官但聞某人曾以罪勒罷又有許告指揮則遂于狀內夾帶冒役之語村野小民何由身入官府親見案牘小有差誤亦

當未減以通下情縱使州郡欲治其虛妄驚越之罪亦自有見行條法笞四十至杖八十極矣與反坐之法有何干涉若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措置之徒罪則百姓被苦豈復敢訴吏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為政者莫不嚴于馭吏厚于愛民今乃反之事屬倒置兼見今諸處冒役吏人雖究見是實亦不過從杖罪科斷罷役而已未有即置之徒罪者豈有百姓訴吏人冒役卻決脊杖之理臣本欲即按治筠州官吏又緣有上件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到指揮顯見因此陳請致得州郡憑藉用法深刻臣蒙恩遣使一路出自聖知拔擢苟有所見不敢隱默欲望聖慈更賜詳酌如以臣所奏為然即乞特降睿旨寢罷乾道六年八月二日因臣僚陳請所降指揮庶使百姓不致枉被深重刑責且下情獲通胥吏稍有畏憚天下幸甚

請光宗省重華宮疏

陳傅良

臣不勝螻蟻之忠輒有愚言仰干天聽如蒙省覽臣雖就戮誅不

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自士庶人皆然而況于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尊為人主而隙開于父子之間至于禍敗反不若士庶人家者何也賤者羣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易疎故也夫惟其勢易疎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疎于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于其父由是愈難于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宮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于此可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舜禹而比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臣誠卑賤不能知宮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乎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芥動成疑沮壽皇恐傷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天威亦以傳言為諱由是禮文寢疎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言之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謂如此卽下臣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

知此務通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

論人心可畏疏

陳傅良

疑壽皇者虛憂也夫人心者實禍也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為詔書敢于指席是失舉國之心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自試于殿廷侍從待命于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于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疎今自閣長御藥至不得一至左右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廷有喪不起發臣又未知宮闈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雖然破疑為

笑在感頰之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疆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宮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宮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反覆也

輪對直前奏事劄子

陳傅良

臣今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論及兩宮情志未通事仰荷聖慈闕略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沮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捐糜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竊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間隙至于猜疑攷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彝之性不可解剝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于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

雖以盟誓相要竟亦關防不已者乎況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禹適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于一念之初則何待于多言之切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疎魏邸乎自古廢立由于愛憎壽皇此時果何心邪而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奸臣因懷反側之心遂懷間諜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于陛下則必不赴愬于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明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暫時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虞舜欲見其父子生前日號泣于旻天訖于克諧萬世誦聖漢董欲見其父子死後作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徒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皆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

爲漢老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宮爲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而受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論聽言疏

薛叔似

臣聞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不敢妄言此聽言之要也且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欺罔或以諂諛輻輳攻之各求自售而其爲說皆有以文飾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汗白使黑呼正爲邪或辭同而情異或言此而意彼辯言至于亂政游言欲以自解劉向所謂榮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蓋謂此也然則孰從而察之曰萬事有正理天下有公論質之正理而然采之公論而然則其言爲必可可行之言質之正理而不然采之公論而不然則其言爲妄言繫易所謂慙枝游屈孟子所謂諛淫邪遁蓋舉其大槩而已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不知言無以知人乾坤所以知險知阻者舍簡易何以哉雖然是非邪正之不察固害治

也是非邪正之兼容尤害治也假如今日以某人之忠言也聽之明日有欺罔者亦聽之不加辜焉人何憚不爲欺罔今日以某人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疏

李道傳

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才之盛衰人才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才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譚實切

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為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既沒正學不明自漢迄唐非無儒者然于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于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竝出于是孔孟之學復明于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精語之益詳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麤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盛行則人才眾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為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于此今有人焉人則順于親出則信于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

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于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于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于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太學所以教育人才為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職有所不暇故近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之士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為非建學本意調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

陸下之官使臣間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于朝乞以邵雍  
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祀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  
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  
雋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  
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攷安國揆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  
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  
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為迂誠能下除禁之詔  
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  
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取進止

南宋文錄錄卷五

南宋文錄錄卷六目

奏疏

上理宗疏

陛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怒圖民怨劄子

奏論蜀邊墾田事

乞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輪對第一劄子

延和殿奏劄

諫游幸疏

上度宗皇帝書

劾董宋臣疏

表

進中興四將傳表

書

魏了翁

魏了翁

魏了翁

魏了翁

陳宓

蔡杭

劉黻

劉黻

文天祥

章穎



與曾天游書

葉夢得

與羅仲素書

李侗

上傅崧卿太守書

陳棗

上龜山先生楊博士書

鄧肅

相視平江水利方略狀

趙子瀟

南宋文錄錄卷六

吳江董兆熊元輯

奏疏

上理宗疏

魏了翁

臣比者伏聞陛下嘗于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  
 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于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  
 明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于元成二君而  
 有感焉因為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乎深  
 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于此二贊  
 獨異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  
 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窈眇少  
 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  
 業衰焉其于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  
 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  
 淵默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

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  
邑臣嘗以為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為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  
衰之因乃在于宮庭屋漏之間故以侍中婕妤好帷幄近習之言證  
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  
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退而  
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以交攻于內者乃  
爾是時非無真儒如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  
恭顯皆得以害之至于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  
生與威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  
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謂曲房隱間誰得而知之不  
知前後左右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  
漢廷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無不知之故班固于此二贊特出所  
聞之自以著漢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久蓄此意特以元成二  
君漢之庸主不足為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

幸因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惟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陸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怒圖民怨劄子 魏了翁

臣以書生起家未嫻軍旅之事適丁多故驟當事任度時量力負  
荷惟艱竊自惟念先帝拔臣于疎遠之餘陛下起臣于廢棄之久  
受恩深厚圖報無所用祇承師命敢有他辭而旬浹之間欵被  
宸翰別議行期臣進退旁皇是用再辭上還恩數豈謂皇明委照  
未肯終棄而臣亦念主憂臣辱義不得終辭則拜疏請行刻日就  
道而廟謨靡定復緩行期夫趙充國自金城請事戊申奏間甲寅  
報可數千里之置郵而奏報于七日之近崇高文奉詔討蜀卯漏  
受命辰已出師五千人之器械而畢陳于一時之頃今服在邇僚  
受命踰月而一行一卻乃若久而未定所幸臣規模希置初不敢  
以議論可否為之作輟見之施行羸有端緒今陛下力排羣議仍  
聽臣行幸得豫戒不愆于期今臣義所當為不敢不勉雖然事有

本末治有內外臣之所任于外者末也陛下之所運于內者本也  
且國論所當定也甲和而乙戰朝是而暮非彼或以馬燧之盟而  
行渾瑊之劫我又以酈生之辯而濟韓信之師則彼此相尋而在  
內之本搖矣臣于此時縱知其不可信然動則沮壞和好不動則  
顯受其敗牽制抵牾將何所稟承乎人才所當別也用一君子而  
間之以小人進一忠良而參之以奸佞患失者引類以自助怙權  
者託公以濟私日往月來智藏瘝在則在內之本撥矣臣于此時  
建一謀焉將恐讒間媚忌以危其身請一事焉又恐拘攣文法而  
掣其肘動輒齟齬將何以展布乎夫在內者既不可憑藉如此則  
臣雖欲集思廣益致命盡分以報陛下之恩決知其難矣臣願陛  
下堅疑國論而無和戰之錯陳甄別人才而無邪正之並用持之  
以堅斷之以果毋為人言所怵嗜欲所移則臣秉鉞于外庶乎有  
恃無恐抑臣區區所陳關係固重然猶涉于事物若本之則有在  
矣臣愚更望陛下下恐懼修省以回天怒恭儉篤實以圖民怨蓋天

之怒非田況所謂數祝版一香鑪所可禳除也民之怨非息夫躬  
所謂遣一大將軍行邊兵救苾備可以厭應也陛下不是之思而  
謂遣一樞臣足以上回天心下慰民志自今朝廷之上遂委其責  
無復恫瘝憐恤之意以行乎其間則內外本末不相貫通而陛下  
之事去矣臣雖鞠躬盡力亦將奚為此臣所以慙慙懇懇為陛下  
告為社稷縣長慮非為一身孤危憂也惟陛下審思之力行之臣  
違遠清光不勝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奏論蜀邊墾田事

魏了翁

臣曩蒙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三虜強弱之勢雖蒙聖  
慈不以其狂瞽曲賜容貸而事會無窮隱憂莫釋每念古人守邊  
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惟務農積穀最為要道然而言者  
爛熟聞之者訕玩何也以求嘗精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于蜀雖  
幼習百氏長游四方于國中之事羸所素講然履之則三邊固可  
知而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事為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

類推矣臣比者竊聞四川置制司遵奉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  
 委監司分任其責見已置局經理朝廷明見萬里之外凡在邊鄙  
 莫不踊躍思奮猶有說焉西邊自罹虜寇以來利東之大散黃牛  
 利西之阜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堡多墮地利悉棄以故流人  
 久不復業穀粟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遽行屯田則合舊邊堡合用  
 兵耕而邊堡則諸將慮事謹審欲及冬時伺乘機便乃可修築兵  
 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多闕數矧今久戍之餘  
 難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而邊實之儲無時而可議  
 也然則遂置之不復問則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  
 二者相近而不墾田者何大兵之後墾田多荒萊如諸路有墾田  
 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穫之實效  
 往往多于屯田蓋竝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  
 弱必地闕耕廣則穀賤賤則民聚聚則兵彊此理所必然惟毋責  
 屯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

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阜郊之內湫地諸谷水關之內崖石諸鎮  
 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內青座華陽鳳集之內盤車諸嶺大率昔為  
 膏腴今成荒蕪至于金州近裏亦多有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  
 三百里有高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亦有賊騎  
 從來所不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今間三路土豪  
 之為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  
 便利趁時開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略資官司給助者亦不  
 多若聽其施行略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縱官  
 未立額或量行輸租其不萬相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  
 貴官苦糴貴其利害豈不萬萬相絕何況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  
 兵不數年間邊會既豐兵丁亦足萬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為守  
 人自為戰比于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  
 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  
 虜亦可不畏他盜積以歲月則今之墾田又可為後之屯田今之

耕夫可爲後之精兵救蜀大弊爲蜀永圖無出于此顧何憚何惜而久不爲也或者之所慮不過寇抄百然虜常盪劫我梁洋及五州知無所得今方與韃夏相持未必遽議再入目前可以暫紓失今不爲則後悔無及臣比得蜀中近聞興元金州兩戎司探報虜方科民牛具開耕鳳翔荒田又聞西和一帶邊民覘知虜亦厭兵願各耕種人自爲守夫墾荒之利虜猶知爲之而我不敢爲原堡之固虜知替之而我弗敢替悠悠歲月坐長寇讎臣不知所以爲策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今年蕎麥大熟邊民無裏外咸知耕播之利聞朝廷施行屯田指揮下日西和一帶願耕者雲合風偃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四川制置司據目今已行就令利路提轉司因人心欲爲之機撫天時難得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實效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若夫屯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畢日并將極邊荒田盡數耕播行之以

漸要之以久不數年之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保蜀之策莫大於此惟陛下財幸

乞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魏了翁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于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願德茂行而不見稱于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荃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文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于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歷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于倡明正學于千餘載之後上嗣往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弟其有功于生民之類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褒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

關輒為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又于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諡而熹栻之學實宗敦頤及程顥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于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仁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惟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自邇年以來諡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諡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于同諡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攷訂俾隆名美諡早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于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于此者臣出位犯分瀆瀆聖聰伏俟斧鑕之誅

輪對第一劄子

陳必

臣猥以庸賤誤蒙聖恩擢置班列賜之轉對俾望清光蓋將采其

一得之愚非真使之應故事而已況臣父先臣俊卿事高宗為侍從事孝宗為輔相臣又齟齬受恩常恐無路報塞頃因明詔妄進瞽言席稟私室以俟大戮陛下不惟不加之罪又陞擢之是陛下許臣以言矣許而不言臣則負恩臣聞人主制天下之權則德貴乎明大臣任天下之責則心貴乎公臺諫主天下之論則言貴乎直理亂安危實本于此仰惟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聽覽忘勞有周文之勤清心寡欲服御無華有夏禹之儉遇災睹異恐懼修省有殷湯之敬已責蠲租誠意惻怛有漢文之仁自昔人君有一于此皆足致治今陛下兼有眾美而治效若不及數君意者陛下之明無乃猶有所未用歟夫惟明之有所未用是以乾綱不攬而委任之太過規模不立而簡陋之是安此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也內帑漏于姻戚宦寺外藏靡于營繕賜予軍實不加覈而虛籍尙在貪吏無所畏而賄籍猶存此陛下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也謹告之證屢形消弭之術未至言議徒多施行者幾此陛下

事天雖敬而誠意未孚也寬卹屢詔而奉行之吏不虔振貸多方而常平之實無幾此陛下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也良由陛下一切聽從不加省察於是上下相蒙務爲欺蔽旣往之咎臣不敢贅言姑以近失之最著者言之陛下克謹天戒博采人言匭奏囊封有懷畢吐或及用人之誤或指行事之非豈無忠嘉可裨理化陛下付之近臣俾加差擇是有意于行其言也有司惟取其專攻上身與夫移咎牧守之章瞻布中外以答觀聽且自昔災異之來或乾文示譴或坤載失宐厥咎未形容有可委未有赤地千里飛蝗蔽天如此其可畏也猶或諱晦隱避文致其辭曰旱不爲災蝗不傷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使陛下加察而懲儆之則人將何所肆其欺哉陛下果能每事而致其察則情僞立分是非立辨人心奮而治具張以四德之美而收數者之效矣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者此也大臣者秉國之鈞持天下之衡者也而其心則貴乎公夫人言者天下之公議也爵祿者天下之公器也賞罰者天下之

公法也雖以天子之尊萬乘之勢猶不敢肆其胸臆況臣下乎故必行之以公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開禧間持權之臣私欲流行公道隔絕訖至生民糜爛自速顛隳更化以來力反前弊然旋觀施設寢異厥初竊聽輿言旁參近事謂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之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之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惟一二私暱之言牢不可破其于公議何如也眾怨所萃則相繼超陞物論所歸則以次疎外某人之遷眾皆曰是嘗重某人之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眾皆曰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輔藩要郡半處膏粱清職美名驟加關燁所憂非可教之人所敬無推誠之實徒欲苛留老病用示殷勤其于公器何如也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奸宿賊以巧請而牽復監司郡守雖無殊績已所欲與則託職事修舉而加之賞縱有顯罪已所欲底則俾理作自陳而佚其罰其于公法何如也使二三大臣果能塞僥倖之門杜邪枉之路陛下采天下之公議守天下之公器

行天下之公法則好惡不至于徇其私親故不至于怙其寵舉錯  
 命而人心服矣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者此也臺諫者國家之  
 命而天子之耳目也故我祖宗擢之必親有非宰相所得而  
 與蓋欲使之直言而無所顧忌也其所議論必關於國家之大計  
 其所彈劾必及于當道之巨奸開禧間臺諫之進悉出權門曲意  
 順從養成大釁更化以來事與曩異正人迭用公道漸開然議者  
 猶謂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殘虜再通尤關國體近  
 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算獨于言責不出一辭或是  
 或非詎容無說國有大疑猶且默默其所議論可知矣至於彈劾  
 當罪固多然議者猶謂輦轂之下乾沒鉅萬則莫敢誰何州縣之  
 間罪僅毫髮則撫以塞責梟狼不問蟲鼠是求其所彈劾可知矣  
 大臣所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朝有宰相奉行  
 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稍違中書之請是豈祖宗設官  
 之本意邪使臺諫之臣果能直道而行盡言無隱凡所議論必關

于天下之大計凡所彈劾必及于天下之大奸則政治豈有不善  
 邪俊豈有不戢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者此也臣之所獻三  
 言皆治道之要而機括所繫則在陛下夫天生人君未嘗不付之  
 以明哲之資顧其用與否百書述堯舜一則曰欽明二則曰文明  
 美其有是資也必繼之曰克明俊德曰明曰達聰又美其能用是  
 資也夫以陛下天賦之明苟知所用則向之所謂數者之過曾何  
 傷于日月乎況聖人不貴于無過而貴于改過故成湯改過不吝  
 孔子有過人必知之是雖聖人不能無過而以改過為美也下逮  
 秦穆悔過之辭最為深切書錄之漢董末年輪臺一詔史書之秦  
 穆漢董本無他美而書傳所以稱之者特以其能悔過也今陛下  
 一旦幡然悔悟昭其明以照臨百官與大臣臺諫論治道而更張  
 之則大臣臺諫亦必能痛自懲艾公心直節以副陛下望治之意  
 矧今災異未已事變方殷豈君臣上下諱過自文苟安避事之時  
 乎惟陛下亟圖之天下幸甚



臣近者潛瀝丹衷以大易幾微之說仰瀆宸聰此實宗廟社稷之至計而君臣相與保全之上策也臣家寒如洗白首叨塵非彊聒取名以徼後利者顧事勢疑似之逼其幾已動人言已眾苟上下玩視而不知遠嫌則當此天災屢運之際實有可慮者臣與其初無一毫讎怨豈固欲抖虎頭而自陷于不測之危機顧事關宗社而微臣一身有不足恤者臣又聞之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禮義廉恥孟子有言恥之于人大矣又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而管仲亦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人而無恥則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人欲肆天理滅不至于無君不止也不至于不恥之國不止也甚矣為國家之臣子者不可以不知廉恥而有國家者不可以不重廉恥也我朝崇尚禮義作成士風廉者必旌貪者必黜故名公鉅卿荷項相望畏人言不啻如畏父母惜廉恥不啻如惜膚體二百年間朝廷清明海內盜謐實基于此暨崇觀

政宣之際蔡京王黼貪據勢位汙穢不羞禮義陵夷廉恥道喪天下從而淪胥以至邦昌竊僭羣臣勸進而無恥之禍烈矣紹興之末秦檜擅權嗜利之徒稱為聖相至有乞檜乘副車加九錫置百官者徘徊漢鼎之旁國之不亡者天也泰禧以來奸貪迭進廉恥不立烝釀尤深陛下端平親政首加振飭一時氣象如涼飈之滌炎埃真足以廉頑立懦其後權臣輕車儻入掠取相位爪牙鷹犬實繁有徒及其去也廷之臣一則恩公二則恩公所謂寧可負陛下不可負恩相無恥之極一至于此陛下更新大化庶遂儉王固將以矯頑頓而興廉恥也邇日以來此風漸熾欲波所蕩倒瀾而趨始則貪榮嗜進尚欲隨世以就功終則內外根盤上下蒙蔽必欲空其國而後已利在諂諛則雖屈節辱身而不顧利在僥倖則雖旁蹊曲徑而不辭利在攀援則雖勾婚納媼而不報天子可啗則啗天子宰相可結則結宰相藤緣蔓繞意欲何為甚者彊顏要津席而不去垂涎鼎實磨之復來辭受進退不顧是非寡廉鮮

恥莫此為甚若辨之不早臣恐風靡波流日復一日舉朝之臣將  
胥為無恥之歸醞成國家大患悔之何及臣願陛下鑒先朝致亂  
之由察今日頑頓之習昭示意向明諭在廷俾之洗心滌慮精白  
承休以扶綱常以植名節其于國家實非小補惟陛下留神

諫游幸疏

劉黻

臣聞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  
忘憂勤自昔國家乂安四裔賓服富國日久侈心斯生若漢之  
單于震讐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邊庭無事而有驪山溫  
泉之幸至于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亾日兆盤游無度不足數也  
堯舜禹湯文王之兢兢業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游畋則不敢日昃  
則不暇會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游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為利  
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藐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讐而有  
荏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晏安之醜毒陛下春  
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

來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游幸導之以禱祠蠱之  
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習熟牢  
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  
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南坤維安堵可也今五六  
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荏帝祠太一于長  
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悔之不早猶愈于終  
不知悔者也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  
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子當道者  
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  
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  
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王之主而以漢之明皇待  
陛下也

扶植宗社在君在扶植君在公論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

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警自肆奸種相仍以諂諛承  
風旨以傾險設機宰以洪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  
于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于倒公議之戈不知  
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邪陛下萬幾之暇試以程公  
許黃之純與陳垓蔡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  
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  
此且陛下擢用臺諫若陳扁卿洪咨夔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  
而遽遷或一鳴而輒席獨垓榮輩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  
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自昔天下之患莫大于舉朝  
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于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  
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詔潛  
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于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  
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  
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奸險者則以文藻飾

俊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  
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于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脫有緩  
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雖借向方劍以矚其首尚  
何救于國事之萬一哉自昔大奸巨孽投間散地惟覘朝廷意向  
以圖進用之機今右轄久虛奸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  
止于鞭鞞廬絡潛通于禁近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  
鈞衡重寄必歸于章惇等迺今日之天下乃祖宗積累之天下  
豈堪此輩再壞邪  
劾董宋臣疏  
文天祥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賦畀  
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塵親擢己未之夏陛下廷策多士記  
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有令赴闕  
其冬實來行禮適值寇難方殷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永衡且戚于  
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誦遷幸臣得之目擊誠恐六

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寇禍起于愼  
王之聚斂而愼王用事則主于董宋臣至于遷幸一事宋臣張皇  
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闕上疏乞以  
宋臣尸諸帟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誅席出關待  
辜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  
以辜非惟免于辜而已改命洪幕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為  
區區父母之身既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  
陛下賜之也感激奮發常恨未有一日答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收  
召畀以館職曾未幾時進之以著庭寵之以郎省臣之取數于明  
時者益以過多恭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科  
條以無忘靖共兩位之訓誠幸誠荷茲者儻讀報狀宋臣復授內  
省職事臣驚歎累日不遑處繼傳御批游卑兼職且使之主管  
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邸此人者乃為之提綱當其覆  
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況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

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  
者言而當于可陛下未嘗不可臣不言而去則于事陛下之道為  
有未盡是用不敢變于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  
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替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  
為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覲龍大淵輩  
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言之言之者  
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為之少衰孝宗豈咈諫者哉聖心  
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敬畏之態  
昵昵于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疎死或以坐辜  
廢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  
子神孫一守是法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苞經緯  
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禍亂幾大驚危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  
風而流尚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  
御僕從罔非正人旦夕承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凶鷲慘毒

不可嚮邇陛下曩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己未間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為陛下言之陛下于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即加擢也而搢紳學校交疏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太阿屏置畿郡中外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竝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于覆載之內尋醫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地日仰宸光惟至聖為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以博愛為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于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于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辜陛下既赦之而

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瀆聖聰獨為方來計則夤緣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孤雛腐鼠亦何敢畫舞夜號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羣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燄肆張植根既深傳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屆近者陛下親製四規丕哉聖謨為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為小故無與于貽謀而闢略之哉宋臣之為人臣實疎遠亦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眾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為已甚也千金之家彊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于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康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當察及此則亦何變于此一人而憫惜英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辜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

兵于國家事夫亦何損于以厭人心之公于以示來世之法于以  
防天下之禍于未然令聞令望施于無疆臣子之願莫大于此臣  
實何人輒上封章以仰及于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齋粉  
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餬口坐取遷擢豈不得  
計而臣所以事君正義請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大  
故奈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窮羞此  
臣所以不敢彊顏以留亦不敢行辭去其鱗不測之危以  
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  
積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  
命之下

表

進中興四將傳表

章穎

臣穎言天扶昌運必生禦侮之臣帝念雋功當有特書之史事關  
勸激迹貴昭明敢哀竹帛之藏仰徹冕旒之聽臣穎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粵若稽古誰能去兵執干戈以衛社稷是固所難能聞鼓  
鼙而思將帥則求之已晚欲厲有為之志當于無事之時仰惟國  
家之興尤得人材之盛開基創業燒將雲蒸復古中興虎臣角立  
率厲熊羆之士埽空蛇豕之羣名書旂常功耀天地或繪象于原  
廟或侑食于大烝爪牙宣勤項荷相望當時稱誦姓名可止于兒  
唬後世傳聞韜略尚驚于敵膽頃紛紜于議論稍變易于是非事  
實寢以湮微士氣為之沮抑雖已加于褒典猶未快于輿情非假  
汗青何由暴白故太尉威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劉錡  
甚雋順昌之戰大摧兀朮之鋒誰其妨功而害能遂爾投間而置  
散故少保荃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岳飛兵方精而可用功  
竟沮于垂成既撓良謀更成奇禍事皆有證其書雖見于辯誣言  
出私家後世或難于取信故太尉威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  
司臣李顯忠家世諸李父子一忠縛撒里曷若雞豚眎偽齊豫如  
犬彘氣吞疆敵志在本朝當其杖策之歸適近橐弓之際故右丞

大夫果州團練使贈益國軍節度使臣魏勝為山東忠義之冠當清口寇攘之衝雖血戰于淮陰竟身膏于艸野況又皆志未盡展時不再來失機一瞬之間抱恨九泉之下雖生未及盡俘夫醜類其沒或能為厲于敵人宜有屢書以旌多伐況方大規恢之略所宜彰果毅之能恭惟皇帝陛下天運廟謨日開公道用宣昭于賞罰以駕馭于豪英代不乏人用則為虎西有梁洋之義士東多荆楚之奇材怒髮衝冠雄心撫劍儻在上有激昂之術則凡人懷奮發之心臣嘗忝史官獲觀舊載悉紀當時之實以呈乙夜之觀伏乞斷自宸衷付諸東觀然後可傳于百世庶幾魯動于四方張大國家之威發舒華夏之氣事雖已往可為鑒于將來謀或有遺幾成功于今日臣所誤到劉岳李魏傳繕寫共計七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穎誠惶誠懼謹言

書

與曾天游書

葉夢得

某頓首啟稍不承動靜日積馳仰秋高即日伏惟台候萬福見報懇辭北扉何其甚高而進陟經闈仰見聖懷開納之重併以慰歎某勉彊已兩月前所當料理者稍就緒免民網橫斂二萬八千匹芻陸運遠至者二十萬束疲瘵似少蘇儲廩有來歲之備可以藉口言歸矣顧防冬未敢請曾探報云云當略知朝廷會三大將必詢所為計誠得策然須各極其說而斷歸于一還以授之使其心以為可行而無異情緩急尚相為先後乃可望成功此魯人所謂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問焉者也比年常患出不虞而無備欲戰而旋竭無一可守故爾韓岳主戰張主守韓志在淮張志在江此人所共知不知皆灼見其理而身任之乎抑意各有向而姑為之說乎韓輜重盡在山陽張輜重盡在建康江淮之不同勢使然也則言戰者未必能必勝言守者未必能必固要之戰守二者何可偏廢江之與淮亦疆弱進退之間惟吾謀一定則可戰可守或江或淮惟敵之為往慶厓中韓范二公在

西方韓欲戰范欲守初亦不同久之皆自以為過故末年還朝相  
與其策極論戰守參備之計是時元昊力求和朝廷欲遂從之  
而二公深以為未可請以和議為權宜戰守為實務且謂元昊欲  
窺關中非獨其志即吾漢人陷沒者贊之以自圖富貴今日事勢  
有相類者李成孔彥舟徐文輩既皆為其腹心近復間以鄜瓊守  
拱州去歲叛兵已盡散遣而復集與之其情可見是安得不思惟  
計戰守者兩盡和議成我固受其利不成我無所失此韓范之說  
也不識嘗見之否家有韓公家傳載之甚詳適攜來漫錄附呈恐  
或可佐論思某職在內地當敵者三大將豈敢冒代庖之戒夜中  
偶不得眠過慮及之且起適有使人故私以告公不覺累數百言  
幸無以語他人向冷萬萬為時自厚不宣

與羅仲素書

李侗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  
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

存若亾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  
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  
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于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  
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  
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于千五百  
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  
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  
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麤  
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至于異論之人固當置  
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于門下而今且拳  
拳欲求教者以為所求有大于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  
會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  
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憂心不  
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



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間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飽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

上傅崧卿太守書

陳橐

古人設陂湖以備旱歲王仲嶷建請以為田乃引鑑湖自然淤澱已成田陸為說又有不妨民間水利之語其欺罔甚矣但佃戶占請之初各有畝數不敢侵冒當時湖之為田者才十二三佃戶止于高印處作捺未敢涸湖以自便民田尚被其利但蓄水不如曩日之多故諸鄉之田歲歲有旱處比年以來冒占不已今則湖盡為田矣以夏蓋湖推之諸處可以類見某所知者止上虞餘姚其他四邑皆不及知新昌嵯縣無上虞餘姚所管陂湖三十餘所而

夏蓋湖最大周圍一百五里自來蔭注上虞縣新興等五鄉及餘姚縣蘭風鄉此六鄉皆瀕海土平而水易洩田以畝計無慮數十萬惟藉一湖灌溉之利今既涸之為田若雨不時降則拱手以視禾稼之焦枯耳其他渚湖所灌注皆不下數百頃在餘姚若汝仇牟山燭谿上林餘支千金漁浦黃山樂安等湖所溉田動以數百頃植利人戶倚以為命而乃盡奪之一遇旱暵非惟赤子飢餓僵踣道路而計司常賤虧失尤多雖盡得湖田租課十不補其三又況每遇旱歲湖田亦隨例申訴官中檢放與民田等昨見上虞丞言曾蒙上司差委相度湖田利害因點對靖康元年建炎元年湖田租課除檢放外兩年共納五千四百餘石而民田緣失陂湖之利無處不早兩年計檢放秋米二萬二千五百餘石祇上虞一縣如此以此論之其得失豈不較然民間所損又可見矣但當時以湖田租課歸御前與省計自分兩家雖得湖田百斛而常賤虧萬斛嬖倖之臣猶將曰此百斛者御前所得也不創湖田何以有

此省計虧羨我何知哉今湖田租課既充經費則漕臺郡守固當計其得失之多寡而辨其利害夫公上之與民一體也有損于公有益于民猶當爲之況公私俱受其害可不思所以革之邪某得之父老云本州之湖其自然可以爲田者惟有鑑湖高印區處蓋不失水利兼與民田亦無相妨其他皆隨湖廣狹以定植利之頃畝尋常湖水平隄旱歲常憂不足頃見李宣州言此利害甚詳而明必曾與執事熟論況執事越人也想前已洞達于胸中君子懷濟民利物之志每恨不得行耳然則解斯人之倒懸顧不在今日乎某愚意欲望執事斷以不疑除鑑湖外諸縣湖田悉罷之以便民誠不貲之利也然儻俟奏報則湖田皆在四月上旬插種之後若行罷廢似非人情不廢則失今夏蓄水之利故某必冀左右以權宜即日施行一面具利害間奏仍上章待罪如四聰嘉納則粒米狼戾之慶可坐而致或俞音尚祕則湖以蓄水今歲不得爲田足以寬啓啓之眾秋間果得一稔則疲民可蘇此事惟在斷而行

之失此機會歲事或虧湖田之租常賤之額兩無所得元元艱會流離道路彊者爲盜弱者爲丐嘯聚弄兵豈不由此執事當自見之知某不爲過論也建炎二年春邑民常訴湖田之害於撫諭使者使者下其狀于州縣上虞令陳休錫遂悉罷境內湖田翟帥以未得指揮數窘之陳不爲變是歲越境大旱如諸暨新嵎赤地數百里農夫無事于鉦又獨上虞大熟餘姚次之其冬新嵎之民糴于上虞餘姚者屬路不絕向使陳令行之不果則邑民救死不暇況他境乎夫以一縣令尚能爲之某之所望于左右宜何如又此事如蒙采擇須在三月盡文字到縣設或遲緩不可過四月初二三也蓋此時湖田插種者尙少兼植利人戶須于梅雨前修築隄塘雨作之後難以興工也某三月廿一日舟行湖中詢田父云已種二十之一至月末可種十之一若罷湖田所插之秧當爲棄物興大利不可恤小害也左右果欲施行不可先使眾人知之恐刻木得以爲市湖田有請數畝爲名而侵占蔓延至百十畝此湖之

所以盡為田也前此累有論訴官中差人打量祇是刻木及牙人  
 乞覓租課祇仍原額未嘗增也擅湖利者皆鄉中豪彊之人中間  
 上司體量利害此輩行賄至千餘緡今歲或罷田當有訴牒紛然  
 竝至必以己種為詞亦有乞俟收成罷廢者此乃緩官申行遣至  
 期官吏移易又復寢矣惟在台威少加懲戒毋為浮言所惑幸甚  
 上虞陂湖之為田者共一十四所其西谿湖等十三所共納租米  
 三千餘石而夏蓋湖獨管納二千餘石可以見此湖之廣闊係上  
 虞餘姚兩縣六鄉二萬餘戶植利所係非輕蓋六鄉皆邊海彌望  
 盡是平陸非如衢婺諸郡間有池塘可以蔭注自興湖田無歲不  
 旱大旱之歲至檢放秋米一萬餘石建炎二年陳令罷湖田獨此  
 一鄉無一戶訴旱其利害甚明恐台意以為方朝廷多故又總鄉  
 邦帥權慮事涉太專未欲盡罷不識可先罷夏蓋湖田否蓋其他  
 諸湖比之為狹雖州郡行遣不當分彼此然一時權宜救民之所  
 甚急于理無礙此亦侯雍齒之意民間曉然知惠之將及我也此

已涉第二義恐思其上者而不得故漫及之某所言儻不鄙席更  
 當密詢利害條陳以待回鑾時論列即恐事已迫期不暇申奏乞  
 祇以某今所言錄白繳進苟利于民某雖死不恨

上龜山先生楊博士書

鄧肅

鄉姪鄧某謹裁書上提宮博士先生閣下嗟乎世人學者急于爵  
 祿之奉綴緝腐語以追時好凡不可以取青紫者無復給視窮年  
 兀兀老死章句識者悲之至于卓犖瓌奇之士未始數數于此者  
 則必箕踞高吟游心景物收拾天地精英以貫錦囊直鄙時輩為  
 嘈嘈蠅蚋若不可與之言者殆不知畫餅象龍均于無用又烏可  
 以五十步笑百步哉幸而有知讀聖人之書而求其所以言者不  
 得于經則必求于世儒之說即世儒之說而求之其親見異聞往  
 往出人意表恍惚變化不可捕捉凡所言者皆人之所不可言凡  
 所行者皆人之所不可行悉心竭力莫知所歸則又將去而之佛  
 老矣嗚呼道之不明真學者之不幸也某于眾人不幸之中若天

與之幸者得游于令壻知默之門雖駑鈍之質不能窺測其涯涘  
然竊嘗聞之知默之言得于先生先生之學非有瓌偉倣詭之論  
喬詰卓鷲之節以聳世俗之觀聽獨于行止疾徐而知堯舜之道  
于不爲己甚而得孔子之心其言者人皆可言也其所行者人  
皆可行也某之心于是知某之力于是知某之志以思其所未能  
行時見先生卓然不可企及嚮風之勤願識之志往往參前倚衡  
如或見之今先生去而家于毗陵徘徊鄉郡某適在此幸可以瞻  
拜履焉此某所以輒布區區之誠仰干將命初不知其才之可進  
與否也昔儀封人將見孔子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  
也古之人其樂見君子也如此然儀封人之賢否雖不可知而其  
姓字且不見于論語則亦必無大過人者某雖不肖不足以望君  
子之塵至其樂見君子之心于儀封人若無甚媿不識先生肯與  
之一見否干冒威嚴惶懼之至

相視平江水利方略狀

趙子瀟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日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璨言  
近被旨相度水利徧歷吳江吳長三縣民田淹沒去處相視南自  
常熟北至揚子江又自崑山東至海口推究源流講求利病今詢  
訪得浙西諸州平江最爲低下而湖常等州水皆歸于太湖自太  
湖以導于松江自松江以注于海是太湖者數州之水所瀦而松  
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然以數州渚水巨浸而獨洩于一松江宜其  
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  
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兩邑大浦凡三十有  
六而民間私下涇港又不可勝數皆可以決壅滯而防泛濫也後  
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尋亦廢去此太湖所以涇  
塞而民田有漂沒之憂也天禧天聖間運使張綸于常熟崑山各  
開諸浦以導積水景祐間郡守范仲淹親至海浦開浚五湖以疏  
導諸邑之水使東南入于松江東北入于揚子與海政和間提舉

趙霖將命興修水利開浚三十六浦及沒工僅常熟二浦崑山一浦而罷迄今四十年諸浦淤塞又非前日之比遂至民田告勞十歲八九今相視合開緊切去處常熟縣梅里塘白茅浦福山浦黃泗浦崑山縣新洋江小虞浦顧浦郭澤塘總計役夫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工錢三十三萬七千四百貫米一十萬一千五百石各有奇崑山縣四浦工力不多止用本縣會利戶開浚常熟縣五浦工力浩瀚係與吳長等縣利害相及欲于三縣見賑濟人內募彊壯人充當所有差官起工等事續次條具申請緣平江府積水今經兩月未退已妨種麥若不于農隙之際支給錢米雇夫開治深恐來歲春雨積水愈甚虧失常賤不便望賜指揮施行

南宋文錄錄卷六

南宋文錄錄卷七目

上張丞相書	胡銓
上執政書	唐仲友
賀陳丞相書	朱子
與戶部鍾侍郎書	朱子
與留丞相書	朱子
答葛寺丞書	楊萬里
上周侍御劄子	韓元吉
答邢司戶書	陸游
上葛樞密書	王炎
上宰執書	王炎
上宰執撥米賑濟書	王炎
答凌解元書	王炎



害不能盡如吾意而其先定之計戡然不搖故孟明伐晉也則一  
于修政事范蠡取吳也則一于訓兵農留侯取楚也則一于行反  
間率皆守其所長屢挫而不易向者兵無定論類皆出于倉卒一  
時之計其始也以爲莫若和既而不效則又易其說曰莫若戰然  
戰之說常不勝而和之說常勝故虜常欲戰而我常欲和夫求和  
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幣者必重幣重則國用竭國用竭則凡誅斂  
豪奪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則是虜不戰而已坐困吾國  
也夫與其不戰而困吾中國孰與戰而制虜之命其利害較然甚  
明故曰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我欲權在我則莫若先發而  
後罷是今之勢要以必至于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決出  
于一定之計邪無乃出于倉卒而僥倖一時也夫出于倉卒而僥  
倖一時則僕固不能料若出于一定之計將相不可不和政事不  
可一修糧餉不可不贏兵將不可不練孫吳復起愚知其必不出  
此矣然而今之所以爲此備者闕然未見其故何也書生之論近

爲目前計乃曰兵多者常敗兵少者常勝至謂光差六千人破王  
尋百萬東晉八千人破苻堅百萬曹操許下二萬人破袁紹四十  
萬遂欲僥倖于尋常倉卒變詐之際果出于此愚恐朝廷輕動天  
下之兵而僥倖于萬一也可勝寒心夫兵當論銳不銳百多寡顧  
時勢如何愚嘗疑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人不可以爲翦  
之言欺矣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然後知老將之言不妄也夫趙  
以齊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  
軍之用眾也帝王之兵不越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  
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能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也奢曰君非  
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肉試之則斷牛馬金試則  
截盤匱薄之柱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  
三萬之眾而應疆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無  
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兼此二者無鈎竿鐔蒙須  
之便揉其刃而刺焉則不入而手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眾以

為鉤竿鐔蒙須之便烏能以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  
 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不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古  
 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會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眾之  
 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之眾攻之田單喟然太息曰單未至也  
 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持大眾不可夫決  
 機兩陳之間豫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眾今使朝廷輕動  
 天下之兵謂以少擊眾為可行是亦薄柱擊石之類也自古用兵  
 之說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竊觀今天下大勢以為北虜  
 內潰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何也紀綱修明會  
 足兵彊羣臣輯睦卒乘競勸天下親戴其上截然其若一家而無  
 隙可乘是之謂不可勝之備今則不然朝廷姑息而軍政不張矣  
 賄賂公行而墨俗不清矣竊聞道路之言頃者鑾輿親征諸將首  
 鼠願望不即渡河乃詔先次推賞至有一日轉四萬資者夫爵重  
 則人勸爵輕則人賞而不勸今所患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

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唐明皇以張守珪斬可突干功欲以為侍  
 中假其名張九齡曰名器不可假也德宗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  
 嘉其意欲授以試官陸贄曰爵位不可輕也夫侍中散號也試官  
 虛名也予一散號授一虛名尚病不可況四萬資乎太宗皇帝時  
 內侍王繼恩平蜀有大功止授宣政使百章聖皇帝幸澶淵李繼  
 隆疾戰破虜亦但加開府階百今一旦而轉四萬資以諸將計之  
 則數十餘萬資矣有如破北虜克偽齊朝廷將以何爵加之夫數  
 萬資疑不足惜也然而突鋒鏑排患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如  
 使無功者輕得之彼捐軀命者曰吾之軀命乃與無功者同科尚  
 誰尚身膏草野乎況今諸軍爵隆位高下至竈養官皆橫行以上  
 至有左丞功右丞功之隊自古官濫爵輕未有甚于斯者姑息之  
 弊一至此極猶養鷹者既已飽之而求其擊搏不可得也嗟乎軍  
 政之不張其弊有不止此者且如向者朝廷患竊發之寇遣兵誅  
 之往往假討賊之名殘破州縣掠無辜之赤子以要賞給一有不



南宋文錄卷七  
三  
慊則兩軍相挺視朝廷如家甚者培什器陵孕婦如郭晞輩者  
往往如是杜甫有言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可勝言  
哉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至戰國之後  
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  
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四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蠡起  
光復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靈獻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  
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于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  
熾故既合復散裂為五胡離為南北隋文帝又能合矣而殺不已  
至于而敗及唐文皇始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于  
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刈草菅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悉不能  
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芒誅鋤僭竊而不嗜殺人  
之心神人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過于漢唐是以百餘年間  
有死于癘疫而無死于兵亂蓋自孟子以來一天下者四君皆以

不嗜殺人致之然則如欲定天下而以無罪多殺人如諸將之暴  
者適以害天下也而尚何能一之此愚所以日夜憤此恨世無段  
太尉而坐視此行行也三數年來賄賂公行寢以成風內之銓曹  
官以賄遷外之監司官以賄辟下之州縣獄以賄成廉潔者指為  
沽名率多餓死貪吝者謂之解事類得美官譬猶竊鐘掩耳謂眾  
不聞往往殘民以逞肆無厭之求世莫以為非者大舜之世一讐  
警耳尚在不赦今列郡不知幾所使郡有讐警一人則天下之大  
不知其幾讐警也此而不禁安問夷狄故僕嘗以為去北虜易去  
貪墨難使貪墨一清夷狄有不足治者矣夫張奐安定屬部百誓  
諸羌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廢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威名出大  
都尉上而羌豪不復起蓋夷狄性貪吏清則為不可犯諸部之吏  
皆如奐則清聲振沙漠北虜雖遠將廢然向風夫飛鴟惡鳥也會  
我桑甚懷我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故曰誠使貪墨一清夷狄  
有不足治者矣夫祖宗時天下盈實一都水監一轉運使未大害

也蘇軾建言猶以為冗力請罷之今天下乾耗官冗益甚豈獨一  
都水監一轉運使哉館職所以待賢也今館職之外又有所謂計  
議編修刪定之官樞密所以主兵也今樞密之外又有國信行營  
之使諸路安撫使有職官曹掾為之屬矣又有幹官及準備差使  
數十人一路有轉運使以兼督鹽鐵酒茗可矣又有都運提點提  
舉三數人郡有兵馬監押典兵足矣又有添監路分訓練鈐轄數  
十人下至一鎮一場一監所得無幾官至三四人監之至于諸軍  
如此類者則又不可以枚舉人徒廩祿之費歲以鉅萬計皆民膏  
血甚可憐也夫里有畜馬者患牧人之盜芻菽也又使一人為  
之廩長廩長立而馬益癯官益冗而民益困利害甚易知甚易曉  
也或成法已久今欲一切罷之朝廷固不惜大體哉僕謂今日救  
弊之術當權天下之利病而圖之使罷之而天下以為病則大體  
為可惜使罷之而天下以為利則大體庸何傷況今東南大饑轉  
徙孳死以至萬萬昔者易子而食今則父母手刃其子而食之昔

者析骨而炊今則暴骨蔽山無可炊之米嗟乎此何等時邪而尚  
屑屑顧大體不痛矯革何以起天下之病乎夫唐憲宗中才主也  
慨然發憤志平僭亂徒以能用忠謀不惑羣議而彊藩悍將悉欲  
悔過而效順今朝廷清明威令風飛視憲宗為不足道矣然而內  
有桀驚之桀夫外有竊據之奸雄老師費財兵連禍結僅且十稔  
收復之難未有若今日者也漢高帝既得天下之後自可高舉端  
拱然猶親冒矢石戰匈奴于平城之下唐太宗既克隋矣又歲歲  
出師暴露千里之外親擊高驪至于再三往歲澶淵之役章聖皇  
帝亦嘗躬擐甲胄親臨不測之險一戰破虜至今以為美譚當是  
時豈無人可遣哉正欲壓之以天聲以褫敵人之氣決之以親行  
以鼓諸將之勇形之以好戰以示吾不憚于臨兵使四夷日夕狼  
顧以備我然後天下之權有所歸此唐肅宗所以不踰時而復兩  
京用此道也向者下親征之詔四方響應日月以冀謂當行見中  
興然而大駕徘徊頓蹕臨安者久之上幸兩宮引領之望下幸兩

河壺漿之迎忠臣義士日夜搃擊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戰國之  
 間以詐力相持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  
 之要之以割地諸侯熟視無敢西兵者獨田文恥之借楚為名與  
 韓魏共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免自山  
 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今朝廷所以隱忍未決者不過以為  
 兵出未有名耳愚竊以為過矣夫兩宮滯留甌脫者十年矣若乘  
 此機會以迎請為名決策北向則忠臣義士皆願一舉而空朝廷  
 吾之氣已可以挫百萬之師矣所謂未戰而廟算勝者此之謂也  
 願相國審處一定之計斷而行之使中國卓然有不可勝之備一  
 巨鼓行而前如破竹耳管見區區所謂嫠不卹緯干冒鈞嚴惶恐  
 以之

上執政書

唐仲友

江上諸軍隸于籍而會公廩者無慮二十萬然緩急之際守禦不  
 充東西奔命顛頓道途鋒刃未接力已困弊曾未二年四易軍帥

交手相付前後一轍比其簡閱舟不踰百甲不滿萬而計司名籍  
 不減又聞襄蜀江池京口暨陽之屯亦仍其舊例皆空文議者不  
 察輕謀進取以為足用故曰兵力眩于虛數一患也虜之弱于曩  
 日雖匪間諜孰不知之然秦趙三戰趙再勝而地反半入于秦其  
 大勢異也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孳兵以來秦隴之師吾之  
 上駟符離之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擘也二年之間數  
 與虜角得未毫毛而喪踰正山今虜之不來是彼之有謀而吾之  
 大憂也遽以為無能為將墮其術故曰敵情惑于間言二患也逆  
 亮之死朝廷使命劬午募兵山西築城兩淮招降山東結援太行  
 或造器甲或興屯田或散旗榜大者數百萬緡其次數十萬下者  
 不減數萬議者曰陳平捐金不問出入李牧軍帑未嘗會計今吾  
 所捐亦已多矣而平牧之效寂然未見何也仲友始至建康計司  
 無旬日之積公私物力凋竭如此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  
 屈而妄費三患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

抗魏爵賞之際一毫不苟今者兵未交而身已貴師未出而爵已崇偶有小捷幾至無官可賞去歲有以節度為都統者及用為馬帥遽加太尉豈節度不可為馬帥乎有以副使為統制者及用為都統遽加團練豈副使不可以統軍乎議者曰韓信羈旅遂以登壇李祐擒俘遽列帥閫不知信祐朝賞亦有暮功今信祐比肩而惴惴有敵國之憂何也近者朝廷以檢校少保賞救胸山之功而受之者快快不平彼誠見有無功而得太尉者是以缺望不然槐棘之榮豈易致哉故曰官爵濫而輕予四患也蓋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輕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于功利之士獻議則誕謾于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于一幅之上奏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愚以為塞其弊源亦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夫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句踐之滅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計謀積累數十年而收一日然使夫差信子胥而知所戒懼齊潛王不屢

勝而虐用其民為句踐昭王者將如之何今和之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至計也要在不忘宗社之歸先定立國之本力行不勅時至則起而收之耳

賀陳丞相書

朱子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係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行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凜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于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俛于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



後乃不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來同安踰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議奏于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郎以計戶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于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于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使安元元為職除目既間四方幽顯無不悅喜以為執事必能以所嘗施于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蒞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嘉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于執事蓋熹聞之天子憐憫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逃賒役者之布又詔稅民無會其奇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藝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矣而泥于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

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為有能開口一言于上以天子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依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趣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提刑下之州州取辦于縣轉以相承急于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于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賤常入為民所逋貴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自戶部四折而至于縣如轉圜于干仞之阪至其地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于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于民也此又與盜鐘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註誤朝聽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于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箠以必得為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得其二三竝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

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信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知之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制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聖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御史臺則昔之嘗為是者其罪亦微外巴賓邛笮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熹疎遠之迹于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

與留丞相書

朱子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尚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于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于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衰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于熹知之不為不深而于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于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于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于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若其于瓌瓌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固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粗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

于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  
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于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  
相公之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諭勸勉禮  
意勤渥有加于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贏頓不堪上道  
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龜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  
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  
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于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于郊  
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悃竝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  
無異出于相公之口相公于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媿  
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  
德之萬分而況啟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幸相以  
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不自失為貴今相公之得  
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為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  
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為終身之羞哉

抑今日之勢天意雖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  
事會之來乃有大于潭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  
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于熹者  
復有所激而不肯出于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  
區區之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札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儻  
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于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答葛寺丞書

楊萬里

某一昨謝病免歸僵臥空山泉石之與曹猿鶴之為使已與世絕  
惟恐姓名之落人間聲光之墮塵中也有如年丈以四海九州同  
年之契江上從游之樂風亭月觀尊酒論文之友亦復影響昧昧  
久不通字腳非疎也顯晦之勢雖欲不異獨得而不異乎郡中白  
粲之穡西歸長年三老劉其姓明其名者闐然剝啄扉持雙鯉  
挈乘壺及八岳云我葛同年之寄遠也端拜函書披讀牋辭裂下  
錦機鏘鳴瓊琚奇怪鬪進應接不暇煙霞為我驩喜松竹為我鼓



舞便如挹絕俗出塵之標聆登峯造極之論相羊乎賞心白鷺之  
間覽觀乎三山二水之外也頗獨有可怪者一紙情話吾人事也  
雙緘世俗之禮豈吾人事哉若曰施之于所尊則我與公非同等  
乎若曰施之于所敬則公與我非謬敬乎深源所謂咄咄怪事不  
于此乎在復于何在乎久不奉口口口此債當爲我抵掌絕倒也  
老來心中不挂一事獨有一事非孤斟而無佳客乎孰使吾悵惘  
而無聊者非有山珍而無海奇乎呼酒未至愀然不怡酒既至愈  
愀然不怡豈酒使我至此使我至此者前之二無也今開乘壺則  
糟正之郭索不介紹而至啟八缶則東海之鯨魚不波濤而來是  
夕爲公持以左手澆以苦酒邀歡伯酌大白忽乎不知烏紗之落  
與否玉山之頽與否也而況太白之死與未死伯倫之埋與未埋  
哉吾之苦事不覺脫然去吾心也非公賜而誰賜也來書云某方  
味道腴而乃以滋味爲寄則陋矣某敢有問年丈謂道烏在道在  
瓦礫道在坑谷獨不在糟蟹鯨鮮乎道不在糟蟹道不在鯨鮮是

爲道乎是爲非道乎併供夫子之一莞新除名城未足多賀年丈  
既以爲某謝其獨得不以爲年丈賀乎小啟別紙呈似不請益併  
求匠石之斲其蠅翼也傳檐茶七十袴萬安產也里之士以見饜  
者矜之以爲不減雙井日鑄也及章貢雪餽八角并以書非報也  
某待盡山林而公方登用合併渺無前期願言爲斯文珍重某臂  
痛不能親札敬占兒輩代書惶恐不宣

上周侍御劄子

韓元吉

某伏覩正月二十五日聖旨以福建六州地震令本路帥臣監司  
條具民間利病措置寬恤事件疾速聞奏有以見主上勤恤民隱  
祇畏天戒欲海嶠之民安于田里德至渥也如聞本路僅以礫屑  
數事應詔曾未副聖主焦勞之意某嘗仕于閩見其民之貧者莫  
甚于上四州其爲害者莫若二事一曰鈔鹽錢一曰上供銀是二  
者無歲不有訴訟省部陰知其說監司明覩其患以經費所枉爲  
不可去曾不知其弊亦有可去者焉請試陳之所謂鈔鹽錢者景

祐元年纔十萬貫也元豐二年始增六萬貫然三分之二則容人納于權貨務而興販者也一分則漕司般賣以充上四州歲計者也自紹興三年住罷客鈔漕司認錢十五萬貫欲專其利則州縣向來一分歲計自合從本司抱認不可暗增一分于鈔鹽之內而使州縣別添歲計也既不逐綱取撥又不論奏豁除乃接續增添至三十萬貫州縣大困輸納後因提刑吳達申請僅減八萬貫今猶二十二萬貫也四州之地縱橫千里運鹽之數無窮而會鹽之家有限上司期會急于星火州縣不得已往往隨產錢科于平民下戶科于者係議者徒知責鹽違法不知勢當如此也所謂上供銀者祖宗以來福建有歲額錢二十萬貫熙寧二年始令買銀時價低小一貫止得一兩故為銀二十萬兩其後銀價雖增而銀額不減蔡京修崇寧上供格遂定為福建路上供銀建炎初宣諭朱熹嘗指言之州縣猶有餘錢陪貼收買以及二十萬兩之數近年科名日增銀價日倍州縣不復有餘矣故下四州之銀取于僧

寺上四州之銀取于民戶其取于僧寺者不過削其徒之會猶未甚害取于民戶者則以鹽折之而僅償其半價拘催督迫銖兩畢輸器物釵珥襍然竝陳受納之際惻然可哀議者徒知買銀違法不知勢亦當如此也紹興三十年轉運副使王時升始見鈔鹽之弊乃獻本司錢三十萬緡以補州縣二十五年以後積欠鈔鹽錢近者轉運判官王淪陳彌作等始見上供銀之弊又獻本司錢二十七萬餘緡以代上四州今歲上供銀使不得科斂為鹽司者用心亦可嘉矣然止是暫寬州縣目前之急不能為一路永遠之利今欲為一路永遠之利者莫若以鈔鹽錢俾漕司歲認其半其餘責之州縣則于朝廷經費初無所損而州縣實受其賜也或謂若使漕司歲認恐不能辦曾不知福建漕司自罷鈔鹽而運綱所得增鹽之利甚多又有米麥他色科名之入前者興造不絕妄用百出眾所共知時升輩自三十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實及三年所獻通計五十七萬餘緡是每歲可餘十九萬緡矣鈔鹽三之一不

過七萬三千緡上供銀之半不過十二萬緡正可了辦如漕司果不肯認則乞委之他司或專命一官俾稽考覈實本路財賍出入之數不務收其羨餘惟在必行去此二弊然後稍減州縣鹽綱令逐綱取撥鈔鹽錢以時出賣不得科賣于民今州縣上供銀以常年所給之半并今年漕司所認之半足以盡還其價而不得科賣于民宿弊頓除財用亦足易咨怨為歡謠革厚斂為寬政和氣洋溢豈不消變異于遠方哉恭以侍御常持節于彼則一路之費所宜動心可以言而無疑而某言之則似有嫌是以不若告諸左右伏惟幸察

答邢司戶書

陸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戶迪功足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稱師弟子而徒恃科舉求利祿者為羞卓乎偉哉非某所敢仰望萬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于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

人及庸眾人且弗能其況有以助足下乎皇恐皇恐雖然足下顧我厚某其敢有以弗盡吾曹有衣倉祭祀婚嫁之累則出而求祿恐未為非既不免求祿則從事于科舉恐亦未可為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說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負于道哉若言之而弗踐區區于口耳而不自得于心則非獨科舉之文為無益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奇字大書深刻以眩世俗攷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面熱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僕輩安能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歐氏王氏蘇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徒以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而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為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其可復欺邪凡今不利場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嘗識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珉剖玉而已至于聖人之

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講習者豈外于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焉無餘道矣某文既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于左右者其果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

上葛樞密書

王炎

炎間為天下計者不可以喜于多事亦不可以習于無事喜于多事則有輕躁矣動之憂習于無事則有苟且偷安之患夫惟靜而有遠慮動而有定守者然後足以撫天下之勢待天下之機制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不然輕躁矣動而淺謀者固多敗矣而苟且偷安者因循不振亦不能以有成是故聖人經世之畫不畏多難而畏無難蓋無難而深畏者所以為多難之不畏也自南北解仇行李往來玉帛交贄方內無犬吠之警此宗廟社稷之靈生民之福也然兵偃而不用其久安之計歟抑亦養威蓄力以為觀釁而動之資歟天下幸而無事戰守之備少弛三十年于此矣恭惟主上奉壽皇之睿謀紹高祖之盛烈相公以真才願德周旋兩地

且專右府本兵之寄深略遠算獨運于帷幄之中而折衝于萬里之外此固非有司所能測知而其淺者炎請試一言之相公機政之暇試一觀之今日壤地東起海濱西入巴蜀縣互幾萬里有爭天下之全勢而蒞襄乃天下之脊脊也自襄陽出鄧州精騎疾馳不一二日可至于洛陽之郊則進取之策以蒞襄為重昔諸葛孔明周公瑾為蜀先主孫仲謀言之詳矣在今日固可以不深論也至于守禦之策則蒞襄之地尺寸有所必爭蓋自古興于江左者得蜀則重重則疆失蜀則孤孤則弱吳蜀相去遠矣朝廷所恃以存四川之地者蒞襄控其孔道也今蒞襄之間其重鎮有三一曰襄陽二曰江陵三曰鄂渚兵聚于此而信陽漢東鄧亭德安等處歲分數百軍士戍之夫分戍于沿邊之支郡城小而精此不足自固則江漢上游之所恃以為金湯者特三鎮爾大將在鄂渚戍卒凡五六萬其副在襄陽戍卒纔二萬人江陵介于襄鄂之間戍卒不滿萬人夫襄陽國之門戶也而恃江陵以為唇齒恃鄂渚

以爲根柢疆場有事其伸縮卷舒之機雖不可以豫圖然鄂岳諸  
地遠江陵兵少則襄陽易危其襄重輕之勢不可不素定也惟  
相公熟籌之古之用兵者有勇力之士有智術之士智術之士運  
籌策而爲之謀勇力之士履行陳而爲之用二者不可闕一也其  
大則漢高之有子房其次則曹公之有賈詡先主之有法正其下  
則田忌之有孫臏以爲軍師袁紹之有田豐以爲謀主此數人者  
非能身犯矢石也然謀之用否勝負隨之自文差分于兩塗士大  
夫不服習于騎射而軍旅之事屬之嗟夫士有譚兵者人必笑之  
夫力抗虎射中遠爲士者誠有所未能至于料虛實決成敗較之  
挾匹夫之勇者固有間矣今議者往往謂世無人才炎獨以爲不  
然事以才而後濟才因事而後見天下無事則深謀奇計之士無  
以見其所長自古英豪不遭興運恐亦未免溼沒銷鑠與草木俱  
腐而謂天下果無人則過矣廟堂垂意于選用取其智不責其勇  
用其謀不求其力則天下之奇才乃可以網羅而無遺惟相公圖

之將者國之爪牙三軍之司命也二三大將出于朝廷之所擢用  
愚不敢妄議自諸統制以下至于副將雖曰偏裨然緩急之際朝  
廷亦恃以爲干城有勇而無智者且患其寡謀而易敗甚者其力  
不足于甲馬其技不熟于弓矢亦或使之當偏裨之任一旦遇敵  
其不足恃亦明矣夫聚數萬人于轅門豈無驍勇沈鷲之士可以  
備戎行千夫之長者若責二三大將各秉公心視其怯懦者黜之  
察其勇敢者陞之則此曹莫不踴躍鼓舞以功名自許戎容可肅  
士氣可壯矣惟相公圖之將帥所持以用三軍者非威無以使之  
畏而不驕非恩無以使之附而不離李牧之犒饗寶嬰之分金皆  
以恩意撫摩其下也旣以恩而固結之然後以威而整齊之則驅  
之于死地可使如臂指之相隨今軍士之貧甚矣將帥視之若秦  
人視越人之肥瘠不甚顧卹平居無事以勢相待以法相制固不  
敢爲亂萬一有羽書之警率而用之恐難盡其死力耳惟相公圖  
之神州赤縣淪于左衽之羶腥踰六十年士大夫慨然有意于北

向而不肯燕坐于江淮之南義當然也然事以密成以泄敗炎竊見邸報或言布衣某人上書論邊防利害或言布衣某人上言論恢復事宜夫廟堂之上君相謀之邊鄙之中將帥謀之彼書生猖狂之言果何為者安用傳之四方哉且夫有謀敵之意而使人知之者疎也無謀敵之意而使人疑之者殆也惟相公圖之炎新安一介下士也隨牒州縣二十餘年自知其不才無以求聞于當世固未嘗一開口論天下之事亦未嘗一舉足至相公之庭歲月侵尋試凋縣于江湖之外百憂熏其心而身將老矣故終更而來仰望相公之賢願埽門一見焉而不可無以藉手也故為河北末議八篇以自見其所言為臨江刻弊一篇以自見其所行而其情猶有不能自己者故又以書先為天下之事其淺者不足載之于書而其深者難以筆舌盡也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且不能況于書乎雖然炎之來未能精于仕者也相公略觀其言察其愚陋而棄之則炎之分也矜其踴躍而收之則炎之幸也干冒云云

上宰執書

王炎

炎竊見湖州先准省劄日造鐵甲一副續准省劄日造鐵甲二副且以二年為期買物料雇工匠並令本州于係省錢內支用歲終具夾帳備申方行支撥用過錢貫且係省錢州郡所入者少所支者多戶部所謂且于係省錢內支用者是不欲直言不行給降姑婉為之辭爾炎近不免再有申陳會計本州造甲已支過一萬三千餘貫乞于月椿錢內支撥恐戶部以為難欲乞于給降度牒付本州變賣支用蓋緣本州困乏挨那不行不免控告至于哀鳴若蒙鈞慈早賜允許行下豈特可寬官吏之責實亦可寬民力也炎又思之打造鐵甲難于興工不已者其害有三境內匠人迭互用工追逮且徧日支錢米可以養其一身不足以養其一家使之拋棄妻孥供官役使已非小人之便又況終日鍛鍊不得休息日以二副為限比之私家用工極為勞苦則興工不已其害一也士農工商雖各有業然鍛鍊工匠未必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蠶桑必

種園圃今已仲春拘而用之使之蠶桑失時種蒔失節終歲必有困窮凍餓之患則興工不已其害二也季秋已後仲春已前天氣既寒鑪冶鍛治不可用工仲春已後天氣向暖仲秋已前天氣大熱當是之時聚一二人而用之自早至暮親鑪鑄鍛金鐵不得片時休息尤非所宜夫疆人而用之不卹其勞必窮其力似非朝廷仁厚愛民之意則興工不已其害三也夫人情有善則怨有利則喜未審可以輟其工役而稍利之乎或曰邊防有警鍛甲治兵事不獲已豈容遽輟炎竊以為不然古之論用兵者言城郭不堅不可以固守者有之言糧倉不給不可以持久者有之言士卒不練不可以戰者有之言犒賞不豐無以使人者有之言將帥不才不足以御眾禦敵者有之未聞以甲冑不足為患也去年邊境交兵蓋以不練之卒付之愚將士卒逃潰棄甲委兵故喪失者多且軍器所造甲不知其幾年矣日造十副以一歲計之則造甲三千六百餘副以十歲計之則造甲三萬六千餘副而用兵未及一年

卽所存者少所喪者多乃遽責之州縣大郡日造二副小郡日造一副若向後用兵士不精練與前日同將無智勇與前日同雖諸郡造甲山積恐一二交鋒之後又有不足之患矣當是之時雖欲疆州郡以造甲恐州郡無以應命朝廷雖欲支撥緡錢使之充用亦恐版曹無以那融也況民力不可使窮乎故炎以為選將帥練士卒備要害積芻糧以為捍禦之計此雖書生之常談實天下之至論也廟堂若肯賜鈞念會計軍士若干甲冑若干內而軍器所藏外而諸州所造甲冑若干若大數稍給于用則工役可罷無疑矣昔者仁宗皇帝之世天下全盛民力殷富然北有耶律之患西有拓跋之憂用兵累年范蜀公為諫官其言曰欲備西夏莫若寬關中之民欲備契丹莫若寬兩河之民今民已窮而三司取財不已財已竭而樞密益兵不已議者以其言為切中當時之病今日之民力盡矣襄漢兩淮生靈肝腦塗地邨落丘墟此固仁者之所動心若夫自江以南州郡或困于運糧或困于防守或困于招

軍或困于和糴或困于造船或困于打甲其禍起于權臣自作不靖以干天討然其害流于天下至今未息朝廷更化慨然與天下盡去宿弊改弦易轍誠不可循亦不可苟且則災之所為則也權臣誅殛之初朝廷首下詔以求直言所以防壅塞通下情則炎之所言不為僭也干冒鈞嚴下情悚懼

王炎

炎緣本州旱蝗之後百姓絕糧烏程歸安德清三縣人戶狀乞賑濟者已總計二千九百四十六紙安知縣何儒林申居民多掘野葛長興知縣趙通直申居民多糴糟粕在法減放不及五分雖管下鄉邨詢訪近確坊居民又多糴糟粕在法減放不及五分雖未當賑濟即與賑濟本州常平米不過一千餘石已申倉司行下許用以賑糴此如一杯之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向云望麥熟今又望禾熟日月尚長若更無米接濟困弱者必至餓死疆壯者恐為盜賊炎嘗三次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接濟賑糴至今未蒙行下

且救荒之政行于百姓已餓死已為盜之後不若行于百姓未餓死未為盜之前炎所以前後懇切哀告廟堂非是沽名非是市恩非是避罪實以百姓係國家根本為守臣不可坐視窮民飢餓緣此上瀆鈞聽今來事勢已急本州旋那融官錢糴米分去歸安之郎邪一鄉烏程移風崇孝兩鄉及德清荳康安吉長興略減價出糴然每處不過二三百石若不蒙朝廷行下將和糴米賑糴委是無米接濟此係痛切利害又況出米賑糴收回價錢椿管在庫秋熟糴還于朝廷無分文之損而于窮民有莫大之惠且炎竊緣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嘗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之曰來歲稔饑將無所取償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至豐年宜復憂水旱邪太祖悅遂命淮南官吏發倉廩以賑饑民蓋自祖宗以來勤恤民隱涵養生靈感召和氣累致豐年實繇于此況如義倫所請春貸秋償太祖且不以為難今粟米收錢民有所利官無所損何憚而不為



遠而言之江淮之民也近而言之嘉興之民也江淮請錢糴米而得錢不厭其多嘉興請米而得米不拒其求湖州之民亦民也獨屢請而不從災不知其故豈謂災傷減放之少而不與之以米歟湖州雖號出米之地苗米僅數百萬不及姑蘇二十分之一不及嘉興十分之一而戶口繁滋過于他郡所以歲纔凶歉即便缺食若不賑濟豈特困弱餓死疆壯為盜亦非召和氣致豐年之道也不控告于廟堂將安所赴愬州治去行都一宿可至而守臣為民有請如愬于天此災所以夙夜劬皇不知措手足之地也不免再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察災懇切念民之無會早賜施行以救老穉之命不勝大幸

答凌解元書

王炎

炎汨汨簿書不得款教承惠長篇不勝慚怍一雪乃蒙朝廷指揮不敢不祈幸而得雪不敢以為喜而以為憂則古詩所謂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故也故房金之利及于一帀不及于四境雖三

尺之童皆知之賑救之法當先于四野之農不當先于市井之游手炎起家寒冷農家疾苦知之素熟不待執事之言也富家之大斗鄉司之作弊所至有之不獨湖州如此為政者但能去其太甚爾若曰剷除其弊無一毫不盡雖龔黃不能而況炎之不才乎田野之人會糟糠此誠可憫炎前年在山中自十月至去年二月山居之民盡掘蕨根而食向在臨湘為縣亦是水災濱江之民盡掘大蔘根而食之為州縣者雖知其弊如之何其救之哉又況湖州戶口繁多郡倉常平米斛祇有二三千石又如德清縣近日窮民來求賑濟者數百人縣倉常平義倉僅有一百六十石以之賑濟則不能徧以之賑糴又不能給未知執事何以教我本州之策不過勸豪右賑糴禁牙僧販出境用錢數千緡糴米斛散去安吉德清歸安郎邪或者可救一時之急本州有和糴三萬九千石朝廷指揮起赴鎮江總所炎已再申都省乞存留上件米斛以備來春賑糴若得此米則二麥未熟蚤禾未收以前尙或發廩可以濟新

陳之不接未蒙朝廷行下萬一朝廷未從所請又未知執事何以教我天下之事言之易行之難古人所謂苟觀者常高一著當局者迷執事袖手苟觀必有以處此願聞之況凶年乃民間之不幸荒政自是臨事履之而後知爾嘗聞楊大年內翰有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即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即當舞袖長執事見炎之舞袖長矣若其當筵而舞之不致即當胸中恐有成說幸詳以見教毋吝

南宋文錄錄卷七

南宋文錄錄卷八目

與宋漕使書

陸九淵

議安集淮民以捍江面劄子

葉適

上皇子第一書

真德秀

與鄒經略論林欽州事書

陳宓

上丞相劉忠齋書

謝枋得

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泄水書

黃震

乞免再起化人亭狀

黃震

箴

周師氏箴

呂祖謙

田賤箴送戴兄主長興簿

劉宰

緝熙箴

洪咨夔

銘

養正書室銘

張浚

王梅溪不欺室銘

張浚

愚齋銘

范浚

復水月洞銘

范成大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

魏了翁

魚復扞關銘

李稟

刻漏圖銘

趙與峯

南宋文錄錄卷八

吳江董兆熊元輯

與宋漕使書

陸九淵

僭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  
 稅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千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煙稀少民皆自食  
 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科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  
 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寢不如舊  
 民日益貧俗日益敝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  
 軍月椿起于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為額立額未  
 幾有漕使旬君者知其為橫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  
 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  
 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  
 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股民之端莫大于此貪吏竝緣侵欲無  
 藝槌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屢有賢宰條陳本末

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  
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卻吏胥侵漁之  
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  
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于  
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  
第以某嘗託契門牆而占籍茲邑當共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  
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厭耳  
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曹監司督之州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  
胥睚眦其間轉相竝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替文移之  
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于  
縣官獨足為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于民者民豈  
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  
源實在于此督至于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賤之外  
奇名異類以取于民如所謂月椿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稅供具

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  
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  
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  
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是間倉  
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間便  
稍亟書字有塗注處并幸亮恕

議安集淮民以捍江面劄子

葉適

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無為七郡其  
民奔避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  
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卽其保聚不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  
大約已十餘萬家其流徙者死于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  
民亦有為虜驅掠而去者散為盜賊則又不在于焉度今七郡之民  
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

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  
 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  
 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為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  
 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  
 而守大為城邑小為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  
 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為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  
 在戰地各自為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  
 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于本朝以和戎為國是千  
 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捍蔽一旦胡塵猝起  
 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敵揆  
 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于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為未  
 須便做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  
 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  
 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如此者也今事已

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  
 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  
 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叩城  
 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  
 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于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  
 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為驗也  
 決矣為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  
 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捍江面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萌  
 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彊力少而  
 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  
 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  
 乞照會指揮施行

上皇子第一書

真德秀

八月吉日持服真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皇子國公某竊伏田

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爲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于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于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于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于屯營百萬之眾自戴白之叟以至于髻鬣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于感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睿之資恭敬溫文之德得之于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于宮庭交游不過于寮案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庭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于深宮之時亦豈蕲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于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于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于學曰無如國公也其他私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覲後福者而其情

乃爾旣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于國公者蓋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于前德業必益充于前然後足以厭天人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哉蔽之以一語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襍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概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敕于大廷廣眾之中而放肆于深居燕閒之地矯揉于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于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

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  
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  
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既以是得之于先某願復  
以是持之于後其孝也必誠于孝其忠也必誠于忠親賢以誠而  
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學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  
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  
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彊于一時抑且安行于悠久不惟克謹  
于其始抑且弗渝于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充  
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乎中外之望彌愜而  
聖上之所以為天下得人者亦有光于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  
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于乾曰君子以自彊不息謂其體天  
之剛健也于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  
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于剛者為  
亢為暴為彊明自任偏于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游不斷雖其失不

同而其害治一也乃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  
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于厚德載物  
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于迭用而不貴于偏勝故  
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于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  
英威赫然上媿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  
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適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微  
言法聖上執中之懿德以剛明果斷為本以含宏寬大為用渾渾  
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劇之形弗露此  
尤羣情之所屬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  
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他可知矣故總攬乾  
綱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至清之歡修身德  
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承兩宮之歡修身德  
之誠以副兩宮之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清之歡修身德  
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所精問學其于前代

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為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是處三而自試則燥矣處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在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于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祇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于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為平生所蘊盡在于此某之不才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于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干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

與鄒經略論林欽州事書

陳宓

正月十日具位陳某恐懼再拜獻書經略閣學詹事閣下某一介庸陋蒙知獎至深思所報效苟有聞不告則為不忠于門牆是以冒昧陳之竊見林欽州殺人為饌初得傳聞駭懼累月以為獸相會人且惡之身為郡守以奉行德意為職暴戾殘賊乃至于此閣下居方伯連帥之位部內數千里一物不得其所繫已嘖呻豈有血人于牙肝人之肉如是其不道顧可坐視而不救是宜但焉震惕朝聞夕奏乞正典刑苟證佐之昭白體骸之備具血屬之有詞則是罪狀顯著無一可疑雖即日正兩觀東市之戮死有餘罪今似聞所陳三者猶有未實至勤王人興建大獄中外震恐先是欽州趙守與張權州鞠人于獄為日已久皆曰可疑則罪疑從輕古之道也謂果有罪直以情狀可疑尚從輕典苟無其罪從輕且不可況必欲重之乎恐非聖朝所宜有賢士大夫所願聞也公議皆曰林欽州為人使氣任情動與人忤鞭撻兵吏不怨小過故會人



之謗起于被笞之庖卒成于挾憾之橫守輕率張皇以聞為見閣  
下仁心義氣視鰥寡孤獨猶子安得不為之痛心疾首哉大凡獄  
必得其情久鞫無實即前日安中帥府之罪閣下明劾其  
人之輕脫不審可也苟知林欽州之無罪不為辯其冤而必欲實  
之死地豈閣下之本心哉閣下負一世重望四海之內一物不平  
皆閣下他日責也況部內乎枉一匹夫殺一無證聖天子尚不忍  
加誅欽州雖不才不得與匹夫比竝乎其祖孝澤父杓皆高廟  
孝廟朝清白吏欽州亦恃廉剛復苟無其事一旦就獄歐血死史  
臣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殺前欽州守臣某豈不傷于仁政豈不大  
可恨哉始聞其暴則怒之中疑其非直之如此真大君子之本  
心也然不蚤圖而救之亦無及矣若以某為黨鄉人親故雖百罪  
悔不恨懼閣下見譏于天下後世為可惜也不備某恐懼再拜

上丞相劉忠齋書

謝枋得

七月吉日門生衰經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

于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  
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  
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牆  
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為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  
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于先生乎事有當言而不言則非所  
以酬知己某敢不避誅席而僭言之君子之所為必非眾人之所  
識湯可就桀亦可就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  
佛胛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  
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某自知某必不能矣大  
元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  
太平之樂至仁也祇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道執國命十  
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  
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亾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  
類亦可自反矣天怒于上人怨于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為

南齊書卷八  
十  
之人豈能救之哉大元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大元係全亾國之  
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  
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  
可得矣先生少年爲倫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  
矣奔馳四千里如大都拜見大元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  
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  
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眾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  
知古今宜幾人哉事有可效忠于清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  
可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尙書省指揮江淮行省參政管  
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  
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  
者皆欺大元也何以言之紂之亾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  
子之正論荃王太公稟稟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  
遂與周竝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荃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

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  
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  
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  
平君相待亾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  
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曰妃嬪媵嬙王子王孫辭  
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弦爲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  
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  
百播棄忠直信任奸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  
親或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  
惓惓于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攜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尙不  
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  
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  
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  
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粘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

未易心服一讀馬伸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耳後南  
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于  
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  
遣使問安一使死于前一使繼于後王倫一帑并無賴狎邪小人  
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  
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投徒室然敬其忠信誠設一日問之  
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  
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朗誦  
曰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然曰善  
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  
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  
宋自戊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  
然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

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于今日尤難某江南一  
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生之所知  
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  
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  
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  
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  
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  
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  
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  
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  
然先生豈有心于害某哉大抵朝廷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貪酷  
吏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參  
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  
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

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孀婢以某連累死于獄者四人寄殯叢  
 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尋  
 游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  
 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  
 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為監  
 司為帥臣嘗握重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  
 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羽  
 將而盡力乃其職百項氏臣可得而盡誅邪某自丙子以後一解  
 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  
 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  
 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  
 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大元降詔赦過宥  
 罪如有忠于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  
 之數夷齊雖不仕周會西山之薇亦當知堯王之恩四皓雖不仕

漢姑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羹藜含糲于大元之土地乎  
 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  
 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  
 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道播臣者亦可  
 呼我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  
 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子若貪戀官  
 爵昧于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  
 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  
 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篤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  
 之謀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大元無一字與封疆之臣  
 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  
 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救護三尺童  
 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為可存以生  
 靈為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為人君自盡為君之仁也

知宗廟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某為人。臣自盡。為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太母詔書，竝不同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為民，還逃山林，如殷之遭播臣，百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某決不可當此。遷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肯負師門為念，特賜仁言為某陳情，使江淮行省參政管公願移關諸道路縣及道錄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開騙局，脇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艸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慊

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代平江府同馬裕齋催泄水書

黃震

所在水利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易。惟本郡西南受菡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高，若建瓴東北自崑山至太倉連亘，常熟其勢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不洩。故近郭之田雖茫為一壑，而濱海之田則枯涸自如。古人隨地形而為之計，則亦曲盡其妙。第廢壞已久，有非一旦可復。古人于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為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菡溪，而繇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河，以入大江。東北則于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堰，門斗門閉，高地之水以自漑，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流而趨內，然亦特措置四境之高仰如此。若中間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為塘浦焉。蓋吳地中間不特太湖三萬六千頃，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崑山有陽城湖，他如斜

塘等諸瀆黃天蕩等諸蕩帑宅等諸邨皆蓄水深處疎絡無不與太湖貫通水面闊遠止藉吳淞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而所藉者又在塘浦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淞江以入海塘者坊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于江塘浦元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二三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以無水災古人之爲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無存者嘗攷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尙通錢氏有兩湖其治塘浦尙有撩清指揮之號彼固非眞能上緝古人之功而偏方小國封疆不廣如農夫之有籬落下田歲歲係治惟謹國朝幅隕萬里觀聽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五堰旣以不便木簞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堰門斗門又爲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焉之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因耕墾增闢而攘席其舊來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于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

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去未盡大汛之擁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雨卽成久浸矣古人合江制數郡之規模而成之慮及萬世後人求一己田宅之利便而壞之見止一時壞旣久則復之甚難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成功蓋但知泄水而海口之旣高水非塘浦不可泄故東坡嘗請去吳江石塘王觀嘗奏開海口諸浦朝廷皆疑不敢行范文正公守吳嘗開茜涇亦止一時一方之利而劉慤案行直謂開海口則反有風濤駕人之憂惟熙寧初郝宣力請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人以修塘吏民喧訴擊墜幘頭卒鳴鏡散眾而止政和六年御筆修平江諸浦三十六牘差口霖措置通設六十四萬餘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見錢四十一萬貫有奇卒又句收人吏送獄根磨而止今浦牘盡廢尤甚前日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漲非人力可遏惟復古人之塘浦駕水歸海可冀成功然所費當幾錢所役當幾人大豐州縣旣無此事

力荒歲餓孳又無此人力縱有之又當歷幾時幾日而成乃欲救其目前之急此泄水一說未可倉卒議也若止從人戶就近泄放則彼此皆水雖欲以鄰田為礙不可得議者多謂圍田增多水無歸宿然亦祇見得近來之弊古者治水有方之時汗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之後平陸亦成川澤熙寧八年旱太湖露街墓正并今灤蕩等處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圍田不過因旱歲水減將舊來平地被水處間行築捺耳就使圍田盡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何能遽益于事況圍田未易去者乎于今救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發夫工就塍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于水中自為隄障即車水隄障之外而耕種之此事昨已施行鑿不願曉諭近承專官之來又嚴加督催并已差官隨之行縣矣某非乞免再起化人亭狀

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為焚

黃震

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為所誘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為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為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屬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為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為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畀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為炮烙之刑皆施之于生前未至戮之于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于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麋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殆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即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

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口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  
之涕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尸爲子孫者所痛  
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  
粵間漢掘燒其先人冢陸賈明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  
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陽  
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  
去夫欲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去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  
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平王地  
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燒爲灰去與昭  
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東海王越亂  
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  
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爲此也王敦叛晉有司出其尸  
于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玄  
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旣開因以施之極惡

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  
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于焚人者矣蔣元暉  
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辜也然殺之者當  
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  
母骨肉乎世之施之于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  
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旣焚而揚灰于河之故智也  
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間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  
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  
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  
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台慈矜生  
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  
再行起置其于哀死慎終實非小補

周師氏箴

有序

南宋文錄錄卷八

四

呂祖謙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矣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媿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理漸若江湖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于欽發號施令同歸于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于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述其事而為箴曰

若昔忠臣格君之非啟心沃心日化月移雖有嘉猷情或未信勢疎地遠干說一聽蒼周之興稽古建官左右賢俊治格多盤時惟師氏詔王以媿曰義曰理吳以入之言念媿惡水火背馳火盛水竭

燕間穆清誠意懇款先養所長姑置所短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輔翼聖學功不可刊侈麗之欲將發復止暴慢之慮將萌復已師氏之諫惟一惟精君失無迹我諫無形於惟辟王獨制萬乘必求峻賢舉以自近且承暮弼前贊後襄氣體默移其道大光苟不鑑此正直屏棄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堂下日遠堂上日高雖復虛守烏知民勞聖人復作斯理不易小臣司規敢告執轡

田賧箴送戴兄主長興簿

劉宰

凡民之生有田有賧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句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在吏緩急逆施民乃媿易其頑者媿而善者擾豈惟病民經賧滋少故古設官惟簿曰主毋怠毋荒上帝臨汝

緝熙箴

洪咨夔

臣恭觀月正元日皇帝陛下御大慶殿受朝朝退中出奎畫詔增補講讀官夫天下之務眾矣而學為大故二典莫先于若稽古陛下襟道佩德軌堯矩舜履端于始典學是崇豈特漢世重席于正

且以華觀聽哉虛心遜志日再御緝熙延見儒臣峩冠垂紳魚雅  
就列凡皇王帝霸之所以治天地民物之所以立莫不聚辯居行  
以進乎罔覺臣寡陋不足以望日月之末光躡升勸誦榮燭縑簡  
退惟恭在責難敬在陳善輒效虞人官箴王闕謹拜手稽首裁成  
一篇味死塵獻于進讀之始文詞飢餓而芻芻寸忠日以高明光  
大望陛下伏惟聖慈特垂采擇其詞曰  
灑寫生民作之君師中立一身宗主兩儀仁在自宏敬在自約剛  
在自克明在自覺蓋尊莫尊于德性微莫微于道心正能養于蒙  
則如泉之始達欲不窒于損則如澤之彌深是以大學止于至善  
中庸必謹其獨準繩矩檢百爲于將動盤盂几杖收一念于未  
逐惟定可以澄萬化之源惟虛可以來萬善之益惟博易可以培  
人才之氣惟寬靜可以裕民生之力五事乃響帝之本九經實用  
世之則關雎麟趾之意存則王政舉棠棣葛藟之義明則天韓植  
此帝王之所以正心而修身齊家而治國彼慧而姣臨春昭陽豈

不爾思伐德之鎡彼禮而郁糟隄肉林豈不爾思傷生之罈況淫  
樂者志必荒沈湎者氣必昏前靡顧乎泰華之益後何恤乎滄溟  
之翻以四海大命供方寸之侈以百世惡名易一息之權胡不思  
天命之不易王業之至艱欽哉毋謂天高厥鑿匪近相在爾室莫  
見乎隱毋謂民卑其聽易欺鼓鐘于宮莫顯乎微故清燕而居必  
如駿奔在廟之頃嚮晦而息必如辨色眠朝之時所觀貴大毋楷  
于隘所慮貴遠毋局于淺毋功之微維莠驕驕毋利之涸維木濯  
濯毋名之慕而實之棄毋才之尙而德之遺毋任賢而貳毋去邪  
而疑毋愛直而疏毋喜正而違事毋輕于舉而中畫令毋易于出  
而遽移優游則威權遷姑息則綱紀壞牽親故之私恩則虧人心  
之公悅左右之小慧則累君德之大以至舟偏重則失平藥泛試  
則徒快朝不和何以和于野內不治何以治乎外是皆有國者之  
通患願治者之深戒於戲道自學而入治自學而出思玉度于祈  
招知稼穡于無逸惡旨酒好善言三王四事之樞要放鄭聲遠佞

人四代禮樂之根極行必力行積必真積小臣詔讀敢告執鞅

銘

張浚

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

養正書室銘

張浚

思力行無忘朝夕

王梅溪不欺室銘

范浚

泛觀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  
人之生初性稟一區惟所習之則智則愚稽彼古人夫豈子殊厥  
有過人則不可誣古人之同飲會以居古人之異執德不渝子其  
戒之無迷厥初昔者子淵愚于道朱穆愚于書狄山愚于忠淳于  
越愚于儒北山為愚公西山為愚夫子其所謂愚者豈志是歟不  
然則味菽麥迷魯魚守錢而金其穴堅門而鐵其樞靜焉釋根而  
守株動焉觸太山而敗其車是皆今世人所謂真愚者也子其戒

之無迷厥初

復水月洞銘

范成大

水月洞剡灘山之麓梁空踞江春水時至湍流貫之石門正圓如  
滿月涌光景穿映望之皎然名賓其實舊矣近歲或以一時燕私  
更其號朝陽邦人弗從且隱山東洞既曰朝陽矣不應相重乾道  
九年秋九月初吉吳人范成大蒞田人林光朝攷古揆宜俾復其  
舊成大又為之銘百世之後尚無改也銘曰  
有嵌孱顏中淙漲湍水清石寒圓魄在上終古弗爽如月斯望灘  
山之英灘江之靈媻其嘉名范子作頌勒于巖從水月之洞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  
魏了翁  
湘鄉蕭定夫佐以書來曰佐之外祖王父黎君明師事文定胡公  
建炎間避地荆門外王父為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奠居南嶽  
實昉乎此佐之先人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為同門友佐繇是亦  
獲拜宣公于長沙宣公授以居敬一言又十有五載朱文公師帥

湖湘佐又從受學以進德修業請問文公不鄙而幸教焉歲月  
邁大懼無以還續師傳永負先志嘗哀粹胡公父子及宣公文公  
手蹟築室以貯之凡為一堂二內建安真公為文題識佐摘其語  
名堂曰師友以請于吾子既辱書之又摘宣文語名二內曰居敬  
進德雖然不得一言無以穀來者余以學未能信謝焉而請至五  
六乃為銘曰  
在三之義曰君父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父生母育而君所司兄  
弟夫婦凡皆天彝彼師與友若弗是倫孝敬弟順賴茲以存是知  
師友亦命乎天尚論世變必觀師傳古之師者傳道喻德為己之  
功極于成物其次專門如漢授經末流之敝僅擬金籙其次愈降  
習浮承陋詞華之趨科目之誘其下胥失求為人師雖官學校循  
格計資況于朋友亦罕古誼相酬以文相盥以利天開周子師道  
復明至于中興世載其英前授後承不越居敬謹厥攸居則德之  
進勉哉定夫允踐所聞毋使柱帖徒為空文

魚復扞關銘

并序

李 稟

古梁州域實兼巴漢庸蜀地漢孝若改梁曰益梁州總八郡梁之  
為言疆也益之為言阨也此昔聖賢察其風俗按其形勢而為之  
名也故其人則疆毅清敏嗜義負勇其地則山屏水塹險介重阻  
沃野叢口幅隕萬里北以劍門為限東以魚復為守此二物者蜀  
之襟喉局闔也戰國交侵楚肅四年始建扞關突在魚復置江關  
都尉以魚復設尉治更漢損尉而關如故續漢志有扞水扞關不  
秦張儀說楚謂下水而浮不十日而距扞關蜀李雄說公孫述謂  
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皆指此魏鄜道元注水經謂扞關乃虞君  
所置唐章懷注范史謂關故基在夷陵巴山縣八年為巴山郡界  
在峽州西南二說皆非也蓋魚復之有關尚矣無事則嚴封域察  
紆軼有急則扼險要扞陵暴有國者所宜致謹也雖然嘗攷諸古  
劍門以漢中葦都為屏蔽失漢中葦都則劍關不足賴矣魚復以  
種歸夷陵為保障失種歸夷陵則魚復不可恃矣攷秦以下以迄

本朝舉兵定蜀者凡十有三惟秦司馬錯漢之來歙魏之鄧艾鍾  
 會符秦之楊安後魏之尉遲迴隋之梁睿唐之高崇文後唐之郭  
 崇韜本朝之王全燧實出劔門陰平道至若吳漢若岑彭若諸葛  
 亮若桓溫若劉毅朱齡石以及劉光義皆擁舟師西指邕江叩關  
 磨城擗邑易如拾芥百何者皆以先得神歸夷陵也漢昭烈襲取  
 劉璋既北收漢中即東爭夷陵嗚呼若昭烈者可謂能知保蜀矣  
 功之不遂此天也然而劉禪繼世猶以苟安者徒以與孫氏交歡  
 也且蜀與吳楚為唇齒之國兩全則固一失則危是以自古在昔  
 欲圖江南者必先□蜀何者地勢便兵力接也秦取楚晉取吳隋  
 取陳耀兵上游舫船載卒乘流而東曾不頓一刃折一矢而荆揚  
 之區已望風褫氣矣苻堅伐晉亦分軍而下不幸苻融之兵先敗  
 于淝水故不能成功以此知英雄圖事後先一揆然則蜀之重也  
 審矣自古或言蜀人嗜亂喜禍故所以制御操切之者尤盡其術  
 嗚呼何其過也吾觀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由奸雄乘隙

外至因竊據焉而蜀人莫之與抗蓋公孫述首禍于卒正扶風劉  
 焉蓄奸于州牧竟陵鍾會兆謀于降將潁川李特奮迹于流人陽  
 人程道蒼怨激于苛刻枹罕劉季連計成于倚奪彭城司馬勳出  
 于王族蕭紀興于帝胄王謙起釁于易代太原劉闢席亂于留後  
 王建發蹤于椎埋舞陽孟知祥紹難于違慢邢州惟東晉譙縱本  
 宿渠人然縱之初起實出逼脅觀其倉皇赴江以逃則知縱本庸  
 人初無異志劫于羣叛不能自還若述焉以下數子者則其險詭  
 睥睨有從來矣彼見蜀之險足恃富足資趨然動心逆節萌起蓋  
 有觀劔門之險而追笑劉禪覽兵甲之盛而思效昭烈而蜀之人  
 形格勢制不能不折而從之其間能截然自固恥汗于偽如青衣  
 之不實公孫述胖柯之不臣于李特者類有之矣嗚呼一定而不  
 易者地形也難保而易變者人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惟所  
 化苟知所守則力約而功倍固而敵畏苟知所化則嚮傲革為  
 勇毅柔脆易為信順不知所守則嬴氏家函谷而滅田宗國東海

而亾矣不知所化則暴悍踵起于江漢奸醜接迹于洙泗矣魚復  
與劔閣埒險角壯竝為西南鎮昔有銘劔閣者獨此缺諸江出岷  
山行二千里合蜀眾流出瞿唐之口山竦而傑峯水激而奔迅天  
下瓌偉絕特之觀至是殫矣是宜有銘琢刻磐石以侈寡亾以厲  
罔極其詞曰

惟梁州域神禹所別有歸其牖險肇天設控引荊襄枕倚泮越岡  
聯嶺屬谿訝巖嶷洪流下瞰澎滲蕩瀉衡瀾抗高華岱媿桀上柱  
天倪翦掘日轄惟所屏障則恃于峽如戶斯闢此為之闌寇來是  
扞兵勢攸接鏡攷前古棊勢幅裂水攻陸擊巖披谷抉玄甲燿爛  
白刃鎗讖雲舸儵馳羽蘇斯揭山奔驅兕潑瀆螭蜺水紆脫入孰  
睨旋竊虐環千里炖人于讞曾不逾時宗殞祚拔西方之人王化  
所達寔甘嗜亂實有攸矜豈富是怙忍上之缺惟此山川重阻複  
疊德守者固兵據者蹶惟此黔庶巖巖業業力制則離道懷則協  
皇帝聖老恩被穢狝國有至仁九土臣妾勒銘山阿永彰宋烈

刻漏圖銘

并序

趙與袞

禦谿復邑治自紹興己亥歲于今六十年而無刻漏以別昏旦為  
令者率以賤訟轆轉于懷未暇及也僕偶承檄攝事輒案郡治規  
式命工製造錫壺寘之聽事之左謹列其名物于上使來者有所  
攷焉復為之銘曰  
水有常度晝夜不忒政有常經吏民不惑朝聽夕修君子是則念  
茲在茲惟謹厥德



